

自選一完整章節：

封神記

01 燕子的故事

明明是休假時間，貝蓼燕提著白色的手提袋，上面乾淨清爽的模樣彷彿那裡面什麼都沒有，似乎因手提袋裡的空盪，讓貝蓼燕搖晃起袋子的頻率要更加小心翼翼，製造出屬於存在的某種幻術，得幾乎控制在十五度範圍內，紙袋輕搖，腳步跨距因此儼然如地上正有許多藤蔓植物攀爬著。

別輕忽，那些脆弱的嫩綠色底下可都是頑強的角色——偽裝是它們的強項。

看那蒼白起一張張幾乎無法見到太陽的疲憊，還一副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無辜，全都若有所思……到底該不該往外去探尋有關於眼前的所有疑惑，有的人會因此在這個地方露出馬腳；但大多數厲害的演員，則會保持對外界事物不感興趣的模樣，雙眼總是呈現無法對焦的狀態，講話刻意有所迴避。

然而，貝蓼燕那樣的人會說什麼……「那是他們的本能反應。」

「說謊是他們的本能反應。」而我會這麼說。

如果貝蓼燕仍繼續在這種話題上，跟我爭論不休，我想我仍舊會以十年前的老方法回應。「妳剛才已經說過了，那是他們的本能反應。」

「他們的本能反應是閃躲。是害怕被人一眼看穿，那是很自然的防衛機制。只是在有些情況之下，某些人會因為失控而導致防衛機制轉變成日常生活的言行——」貝蓼燕還沒說完，我習慣急著打斷她的話。

「請別在我面前跟我說心理學的那一套。」然後我會莫名笑了幾聲，如棉絮飄過那般，輕盈到連我自己都無法知曉。

可貝蓼燕總是會提醒我，以蔑視不屑極盡厭惡的神情望著我。

她頓時失去了她的專業。

我於是知道，我可能又笑了。

「丘青海，你真不是個好人。」貝蓼燕說。

「我想，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什麼好人。」我笑了笑。

把時間推到今天下午兩點存在的那個時刻，我正跟蹤著貝蓼燕。

她剛離開咖啡館，手上輕飄飄的提袋讓我聯想到，或許紙袋裡正躺著一個沾滿薄透糖衣和軟趴趴奶油組合而成某種口味的慕斯蛋糕。

要不然以貝蓼燕那從幼稚園時代就是體育健將的身手，怎麼突然變得畏畏縮縮起來。我忍不住又是一笑，嘴角微微抽動，沒有牽扯到大肌肉的動作，加上我日漸鬆垮的臉頰，我猜想，就算我此刻照起鏡子，應該也無法察覺自己是否真的有那淺薄的一笑。

但貝蓼燕就是知道。

就如她現在一定很清楚自己的動作是什麼原因所誘發而致。而我始終對於我自己甚至是對貝蓼燕的瞭解，全都不會比知道她正提著一只白得仿若不存在的紙袋還要來得更多。剩下來的部分，我自己填空著，試圖合理化眼前一切景象——

全來自我個人的假想。那是貝蓼燕正被丟進荒山野嶺之中，所做出來的自然反應。她剛踏過含羞草叢，就是那些膽小怯懦相當害怕受到驚嚇的可憐小植物們，它們紛紛抬起頭來哀求著她。「別踩我，千萬不要踩到我。」貝蓼燕本能會同情弱者，因此她躡手躡腳穿越無害的草埔之後，馬上又進入張牙舞爪的大花咸豐草區，那些狡詐的白色小花睜著水汪汪無害的眼睛，假裝自己是清新的小野菊之後，又冷不防地偷偷伸出魔爪，以鬼針草的姿態狠狠出擊，那就像是無聲無息出現的魔神仔，正預備悄悄黏在人類的身上回家。

那真是怪異的走路姿態。

我幾乎就要以為，眼前的貝蓼燕仍舊是我從小認識的那個貝蓼燕。

然而……我已經什麼都無法確定了。

今天是貝蓼燕的休假日，像一張空白頁才展開沒多久。

我知道她不上班的時候，會睡到早上十一點。

她平常會來這家咖啡館吃早午餐。

和某人說的一模一樣。那個把檔案拿給我的人，他對我眨巴起困惑的眼，還緩緩呼出一陣如冬天能冰凍人的寒風。「早啊。丘青海。聽說貝蓼燕是你國小同班同學啊。現在，還有連絡嗎？」

「報告，沒有。」我搖頭。

「都沒見面呀。」那人說完，又呼出霧狀白煙。

（我幾乎就要認定，是我個人的錯覺，在這室內，在這平地根本不可能下雪的島上，我卻像是望著一隻即將進入冬眠狀態的熊，他伸伸懶腰，緩緩吐出瞬間化為冰雪的濕氣，還有那漫天亂噴的口水——我忍不住打起噴嚏。不過，望向那人的感覺，卻更叫我莫名直打起冷顫。）

「感冒？執勤幾個小時了？」那人問。

「報告。我還行。」我答。

那人點點頭後，問道：「那你們多久沒見面了？」

「報告。如果昨天的偶遇不算的話，應該是十年。」我答。

「十年啊，好長的一段歲月。那你們是為了什麼原因不再見面？」那人問。

「報告。因為工作太忙。」那是我唯一想得到的答案。

（至於確切的原因，我想可能真跟我的職業有關，畢竟休息時間不確定……漸漸的，我連國小同學會都不再參加，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不再有機會和貝蓼燕碰面。）

「不如，你放假吧。去找找老同學都好，不過，可別嚇著人家。」那人說完，我看見他的嘴角微微抽動。

但實際上，那人整張臉都沒有擺出任何動作，彷彿是我自己的想像，像是照著鏡子。我一直都記得貝蓼燕說過我：「丘青海，你真不是個好人。」

我不敢貿然行動，一直藏身在貝蓼燕吃早午餐的咖啡館。

貝蓼燕會猛然回頭看我躲在暗處一個人自言自語嗎？

她會發現我正因為特殊任務而不得不跟蹤她？

已經三十幾歲的她，是否還存有過去孩提時代的能力，如同在過去那每個玩到發瘋的暑假夏夜裡，我和貝蓼燕，我們一人拿著一支手電筒，她走在前頭，我落在後頭。

「快點跟上。」貝蓼燕回頭說。

我總是一臉膽怯，腳步活生生像是真被什麼給拖住了。「有水鬼抓著我的腳，害我動不了。」

貝蓼燕聽到後，每每都會走到我身邊，大力地將手電筒甩往我身後一照，然後發出如吒的聲音，接著，對我說：「拜託，水鬼是在水裡，你應該擔心，是不是什麼背後靈、動物靈。」

「會不會是賣肉粽的？」我問。

「什麼賣肉粽的？應該是那些愛拿紙錢騙肉粽的人。」貝蓼燕說。

「妳確定他們是人？」我問。

「要不然欸。哪來那麼多棺中產子的鬼魂，又哪來那麼多只愛吃肉粽的鬼。」貝蓼燕答。

我當時仍是很不放心，躊躇著腳步跟著貝蓼燕前進。

「那為什麼他們要買肉粽？」我又問。

貝蓼燕打了我的頭一下。「丘青海，你是笨蛋嗎？當然是因為免錢的比較好吃。」

「怎麼會免錢，紙錢也是要用錢去買耶。」我說。

「因為紙錢比較便宜啊。」貝蓼燕雙手叉腰。「丘青海，你再囉唆，就不要再跟來了。」

我一臉欣喜。「太好了，妳的意思是說，我可以回家，不用陪妳去看什麼野貓聚會。」

貝蓼燕的臉瞬間像是獅子盯緊獵物那般，讓人感到不寒而慄。「你是去，還是不去。」

最後，我都會妥協。

然而有關於貝蓼燕口中的什麼野貓聚會，其實，我們一次也沒有遇過。

因此，她每次都抱怨著。「都是因為你動作太慢啦。」

我每每嘀咕起：「也許根本就沒有野貓聚會。」

「下次，一定要逮到牠們。」貝蓼燕說。

「如果妳要抓貓，國小後門那邊就有野貓窩。」我說。

「不是那種平凡的野貓，是受到詛咒的貓，是被下命令的貓，是必須幫主人魔神仔執行任務的那種野貓，牠們就像被附身那般，雙眼總是散著青光。」貝蓼燕說。

「是得了青光眼嗎？」我問。

「不是。」貝蓼燕又打了我一下頭（因為她當時長得比我還高）。「是一種青

綠色的光線，很像是鬼火，就是磷粉那種東西啊。你可別不信，這些都是有科學根據的喔。因為魔神仔是妖魔鬼怪死靈的綜合體，牠們的身軀是各式各樣大大小小枯骨所組成的，其中有人類的，有動物的，有矮黑人的，有精靈的……你想想看，那些中邪的野貓天天跟一堆骨頭混在一起，身上一定會沾有磷粉，所以才會發出像鬼火般的青綠色。」

就在那異於平常的某天，我一輩子都不想再記憶起的某天，有關於貓是否出現過的某天，那讓我難以忘懷的某天，就是在那一天。貝蓼燕像往常一樣，又說起了魔神仔和科學之間的關聯後，她甫一說完，我明明什麼都沒有看到，她卻急忙拿著手電筒往竹林的方向照去。

我跟著轉頭，一眼望去。

真有一隻貓全身溢滿青綠色，就像披著青竹絲蛇皮，扭動起好似貝蓼燕以前跟我描述過的那些屍體所組成的魔神仔形體般，關節全部都如生鏽的鐵床，咕呱咕呱，咿咿呀呀——我是聽見竹子被風吹動的聲音嗎？

（我可能看見，也可能什麼都沒瞧見。一切都是緊張誘發的幻覺，按照曾經學過的心理學，我想我和貝蓼燕當時，是太想看見野貓了。）

那時候，那隻貓還咧嘴大笑，嘴型極為不自然，好像是牙床都要脫落而出，只剩下一顆張開大嘴的頭顱，裡面卻什麼都沒有，沒有舌頭沒有粉色的肉團，只有蜈蚣小蛇拼命從那貓的嘴裡掉出。

那貓彷彿還開口說話。像是有人撐開那早已失去肌肉控制的大嘴，有人還代替那隻貓發言：「喂，猴死罔仔，不要亂看，小心我會去找你。」

「牠說要找誰？」我驚慌失措地叫了出聲。

貝蓼燕則是將手電筒往前照明個仔細。

只見，在我和貝蓼燕眼前的，僅僅只是一顆腐爛的豬頭，嘴巴張得好大，眼窩裡都爬出了許多不知名的蟲子，還有蒼蠅從那豬頭的鼻子鑽進鑽出。

「是魔神仔。」我當場大叫。

「沒有貓，也沒有魔神仔。」貝蓼燕的語氣很遲疑。

（直到今天，我仍認為那天晚上，貝蓼燕的話純粹是想要安慰我。）

證據是，那一直很習慣，從海面吹上岸的，明明是溫暖的夏夜晚風；可當天晚上站在竹林前，我的背部卻驟然感受起，比竹林裡吹來的，那些從陸地要吹送進海洋的涼風還要更加冰冷，咻咻咻，一陣接著一陣。

貝蓼燕也不知是何時緊抓著我的手往池塘那邊跑去的。那裡有玄天上帝廟，有佛寺，我當下也覺得貝蓼燕的決定是對的。

（但我們當時都忽略了，要去池塘，必須先經過一座古橋。）

說時遲那時快，貝蓼燕一跑到橋邊，立即停住了腳步。

我卻是什麼都沒看到，直嚷著：「還不趕快過去，他們就要追來了。」

「沒有魔神仔。」貝蓼燕朝橋頭大喊。

只見她從口袋拿出好幾種驅邪植物，然後往橋頭撒去。「我們要去玄天上帝廟拜拜，沒有要打擾誰。」

「妳在跟誰說話？」我頓時嚇得雙腿發軟。

「我是在叫廟祝阿木阿公。」貝蓼燕的神情很緊張。「阿木阿公，阿木阿公，我們要去廟裡拜拜，你不要把廟門關上。」

就那樣，我和貝蓼燕在橋邊駐足了幾分鐘左右，貝蓼燕才牽起我的手，走進了玄天上帝廟，我們兩人趕緊點香拜拜。

貝蓼燕還拿了幾個玄天上帝廟的護身符，一個掛在我的脖子上，一個掛在她自己的脖子上，其他幾個，只見她當時緊捏在手掌心。

「要怎麼回家啊？」我問。

「從池塘邊，繞過佛寺再出去馬路。」貝蓼燕的表情看起來像是在佯裝鎮定。

「會不會又被橋邊還是竹林裡的那些東西給遇上啊？」我仍是很焦慮，渾身發抖直問。

「沒有東西。」貝蓼燕驀然拍拍我的背部，然後站在玄天上帝廟前，便開始往外喊：「丘青海的三魂七魄，丘青海現在要回家了，你們趕快跟著丘青海回家。」

貝蓼燕當下竟學起她那當伊尼卜斯（女巫）的霧霧（阿嬤），給我收起驚來。當天夜裡，我們沒有再遇見那隻渾身透著古怪的貓。

然而隔天一早，我卻發起高燒。

我阿母認為是我貪玩，著了涼。

但貝蓼燕的伊拉（母親）卻狠狠打了貝蓼燕一頓，還命令貝蓼燕再也不能帶我去竹林那邊胡鬧。

聽說是因為，竹林那邊不乾淨。

其實，我一直都記著那隻貓邪惡的模樣。

如同在夢境裡，那貓不只一次找過我，還睨了我一眼對我說：「猴死囡仔，這是警告。」

孩提時代，我曾問過貝蓼燕。「魔神仔不是最喜歡找小孩子玩的嗎？那為什麼那隻貓會討厭我，還威脅我？」

貝蓼燕搖搖頭。「確切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霧霧（阿嬤）說，小孩子總是在長大之後，就拋棄那些，明明在流著鼻涕穿著開襠褲時期最愛跟前跟後的魔神仔。」

「我不喜歡魔神仔。我發誓，我從來沒有跟牠們出去鬼混過。」我說。

「所以我才說，我不知道啊。」貝蓼燕答。

我記得我當時還問貝蓼燕說：「會不會是因為被小孩拋棄太多次了，所以由愛生恨？魔神仔因此，變成開始討厭小孩子了？」

貝蓼燕拼命搖晃起頭來。「哎呀。我就是因為不清楚魔神仔的習性，所以才會想親眼目睹牠們的聚會啊。」

我當下很是驚訝。「妳不是將來要繼承伊尼卜斯（女巫）的人，妳霧霧（阿嬤）什麼都沒跟妳說嗎？」

貝蓼燕的神情突然落寞了起來。「我阿兼（父親）不會讓我繼承的。」

果真，長大之後，貝蓼燕成為了心理醫師。

但就伊尼卜斯（女巫）在我和貝蓼燕生長村落的情形看來，她們的功能其實就跟心理醫師沒什麼兩樣。

提著紙袋的貝蓼燕此刻即將走過我視線範圍外，腳步像踩在雪中，每一步都顯得凝重遲滯。她左顧右盼，直盯著灰色人行道磚面瞧，模樣像個稽查人員拿著放大鏡一副預備想在雞蛋裡挑骨頭般，更像是在躲避那些橫死街頭的小貓小狗老鼠麻雀等等的靈魂。

我的確看過她那麼做過，就在某年農曆大年初一大早，當時貝蓼燕和我大約是國小一年級的年紀，兩個人拿著除夕夜賺到的紅包，就急著往雜貨店跑。

一步兩步之後，我這個從小就長得弱不禁風的屁孩兒，竟然第一次跑贏幾乎從嬰兒時期就看得出來會是個健康寶寶的貝蓼燕。

當時，我回過頭喊道：「燕燕，快一點，蝴蝶炮會被人買光的。」

只見貝蓼燕一臉憂愁，先是左閃右躲，然後是微微轉身，接著又硬著頭皮繼續像隻小麻雀，在過年前才剛鋪上的柏油路面以小跳躍的方式前進。

「燕燕，妳在做什麼？」我問。

貝蓼燕眼睛時閉時睜，還三步作一步跨，一會兒又變成小碎步，歪歪斜斜地像夢遊還是喝醉酒般，走在街上。

我又喊了一次。「燕燕，妳再這樣下去，我就不等妳囉。」

沒想到一轉彎，路一拐完後，貝蓼燕瞬間跑得猶如一陣風，沒三兩下就超前我有一百公尺遠。當天，我追得好辛苦，直到我們跑進雜貨店之後，貝蓼燕才對我說：「剛才那條路上，都是死麻雀，差點沒把我嚇昏。」

我心一驚。「我沒看到麻雀啊。」

貝蓼燕半信半疑地看著我。「真的？」

我舉起手來。「我發誓，剛才那條新馬路很乾淨，我什麼都沒看到。」

貝蓼燕又以那鬼鬼祟祟般的姿態走在這街上了。

我仍舊什麼都沒看見。

眼裡，只有貝蓼燕正小心翼翼踩過那些破損的磚塊上，跨過那凹陷的區域，經過好幾個窟窿後，偶而貝蓼燕抬頭望向天空，直讓身上的米白色毛呢大衣和這灰灰白白不夠晴朗的天空都融成一團。我驀地覺得眼前的貝蓼燕其實是一朵雲，緩緩由空中飄浮起，目前無風，我想她暫時哪裡都不能去，只能微微地走走停停，一等起風的時機到來，在那嗚嗚風聲裡——「貝蓼燕，妳要去哪裡？」快要消失在我眼前的貝蓼燕，我會不會因此跟不上她的腳步。

「是你先離開的。」

貝蓼燕會這麼跟我說吧。

而我又會怎麼回答她？

「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我是被魔神仔摸走的。」

「你這種人也相信魔神仔？」她一定會這麼訕笑說著。

然後，我聽完她的嘲笑之後，便什麼都不會再說。

十年前的她應該會這樣回答我。「對不起。我不應該以那件事開你玩笑的。」

那若是現在呢？

瞧她如今不管腳上的高跟鞋有多麼像那扎人的鬼針草，以及那矮小喜歡到處給別人添麻煩的魔神仔（貝蓼燕說牠們是小精靈），她不再大力地甩開那些擾人的傢伙，不再像過去佇立池塘邊那樣，她威脅恫嚇著，我們以為都看見的黑影。那透明卻有形狀的物體，多麼像是暑假吃過晚餐後，一起在她家看電視笑得亂七八糟之際，卻突然停電——我和貝蓼燕看到的，究竟是視覺暫留後的錯覺，還是真的有什麼東西飄過？相對於黑夜裡的墨色，那透明依稀有著人形的煙塵就像穿著白衣的鬼怪，灰灰白白霎時出現，又在電力重返的那一刻，瞬間消失。

後來……我們都忘記後來怎麼了。

只記得池塘邊的午後，當貝蓼燕口中伊喇哈（太陽）已經失去一天當中最熾熱的時刻，天色依舊油亮得白花花，一切都如同貝蓼燕的霧霧（阿嬤）最喜歡滷的五花肉，那從豬肉塊被蛋白質變質後傾軋而出的油脂，還來不及焦糖化，因此白白的浮在水面上。天也是白的，池塘也是白的。猶如沒有穿衣服的小朋友，誰偷走那些可憐無辜孩子們的衣，直讓他們從公共澡堂一洗完澡出來，就得跑過長長的宿舍，進入那宛如長屋的窄仄屋子，一邊哀嚎一邊翻找衣物。

我那心底深層有關於童年的記憶，也許早就花白成一片，破碎得不堪打擾。

於是，養成了多年來的習慣，關於從前的那些，我什麼都不敢再繼續想下去。池塘邊只有五花肉。我有時候會這樣安慰起自己曾經受過傷的心靈。

事實就是眼睛所看見的。

就像眼前那提著應該是小蛋糕的貝蓼燕，她就快消失在我眼前。

袋子裡的東西很可疑。

我趕緊跟上貝蓼燕的腳步，卻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唰的一聲，我感覺腦中有貝蓼燕所說的力吧力吧（閃電）閃過。

我彷彿正化身為一種複雜的生物，它可能有生命，也可能只是靈體，以科學的說法便是，單純以能量的形式存在於宇宙之間的東西，而那東西的名稱很多，魑魅魍魎都是牠的名字，但大多數人會稱呼牠為魔神仔。

來了，來了。

悄悄從藤蔓裡鑽了出來。

偷偷由沼澤裡爬了出去。

撲啾撲啾，黏滯的腳步聲從雨夜後的山林裡傳出。

牠們很會裝無辜。

牠們很會在惡作劇之後，閃躲得無影無蹤。

牠們還很會裝死。

我曾對貝蓼燕說過。「犯人們都是狡詐的。」

「狡詐的是所有人。」貝蓼燕回應我。

而此時此刻，我真的很想當面問她一句。「妳也是狡詐的嗎？如果我懷疑妳是殺人兇手，妳會怎麼回答我？」

0 2 神的故事

「貝蓼燕，妳必須要看得見。」

妳走過竹林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妳是誰，就連妳的模樣，他們任何一個也沒有看清楚，如同妳不曾存在，或者是根本和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相同，拿頻率那種東西而言——生命的脈動，妳需要，他們卻不需要的，竟然會發出同樣，像是黃昏紅霞盤旋如大鳥般的圖騰，妳和他們一起看見了那景象，所以真的產生了什麼樣的相同。又或者起因妳是不會老去的鯉魚，還是那些跟著妳瞧著妳的他們才是無法老化死去的鯉魚，因此一直跟著妳，抑或導致妳被跟蹤，就在沿路的雜草叢——如今已是高樓大廈，甜點店、飲料店、擺滿同樣熊玩偶的那些店家，究竟是生活雜貨店還是婚禮佈置商店，也有可能是賣茶葉的……到底隔了幾隻熊布偶的距離，隔壁帆布包店，轉角裡的飯店流出濃稠蟹膏氣味，妳剛從天公廟走過，而他們在那裡和妳分流開來，原本如流過石灰岩地質的水灰灰白白而顯得濃稠得跟著妳，和轉彎後那些停滯不前假排水溝中的積水無法流動的情景截然不同，他們遲疑了，就如越來越能聞到妳身上逐漸佈滿猶若由餐廳旁水溝撈起來的黑心油漬味——來自於別人卻沾附上的，他們已經看見了，從原本無法瞧見妳的原本，到如今都可以勾勒出型態，如公園裡的街頭藝人，以速寫的方式，黑白或是彩色，他們窸窣窸窣隨著草而滲出的話語，只要風一吹動，妳是否聽見。

第一籤 無風之城

月光微微井中影 厝無樓梯爬高矮

何用水泥造天梯 每日影中走分飛

這裡只有高樓大廈。

妳進來了，這是我們約好的餐廳，妳無論如何都得走進來，如同過去走入那荒煙漫草中的墳塚，在那些搭起小樓小屋的墳墓裡，去驚訝那騎樓恰巧可以容納一個孩童的身軀。妳躲了進去，假想那是間土地公廟，妳回頭卻看見山羌的頭骨在對妳笑，於是妳明白了，我一直都在那裡，以祠堂還是土地公廟的模樣，在三滴露水間代替三天露水的洗禮，妳的手、妳的眼、妳的心，妳緩緩起身離開那裡到達這裡之前，在豬骨殼出現的平行空間之中。妳的確帶著某種東西離開了那裡，也就是這裡，當王爺廟出現又消失的這塊土地，什麼時候成為了某人的住家，更嚴格一點說來，是某人的牙科診所，就是那個時常和妳玩耍的男孩，他祖父的牙科診所，他阿嬤從日本帶來的瓷器鐵器都還散落在廚房的底地，不是因為地震

颱風，純粹是因為建材傾頹。妳彷彿真的看見了，在日治時期的紅磚老屋大廳倒塌下來的那一刻，那是妳熟悉的場景，當家中的親人過世之後，如何在家屋坍塌下自然掩埋，然後又重新建蓋妳現在可以遮風避雨的一小角。我則像是超商店員靜靜等待整修後的重新營業，繼續鎮守櫃檯等待，只為了等妳一個客人，想拿回曾經遺落在妳身上的東西……我原本是這麼想的。但更加想問妳，有關於後來妳拿走那東西以後的故事——他們就是因此而出現的印記嗎？拷貝，果真是無用；沒有效力的兇器，是妳給那男孩的嗎？

（有時候，我會以為自己老了。）

妳笑，當妳提著一袋輕飄飄如那裡只有皮毛被裝盛著，不是一捆一捆販賣，而是小心翼翼化身精品，以一只高貴標記的紙袋去包裹，應該還會有收納袋，像是皮包被白報紙防水袋收藏著，妳看起來就像剛從百貨公司採買出來，腳蹬著多高的鞋子，在妳已經有一百七十幾公分的身高之下，沒有上班的日子甩下的一頭烏黑長髮，妳左耳戴的大耳環像是祭典所佩帶的圓仔花圈還飄著淡香，黑色的洋裝罩著一件藍色的短版外套，在從天公廟那條巷子走出來之後，妳身上穿的就變成是白色的短洋裝罩著米白色大衣，那麼一身的白走在大太陽底下，也許還有許多顏色，那些遙遠古老的紫色，和皮草原來的顏色……總覺得有人正在拷貝，我認識的妳，或是拷貝我烙印在妳身上的那些符號，像是膚下晶片，妳自行解開密碼還將之拋出體外，被什麼人又再度裝入，在安裝之前早已被某人複製，然後重新載入我以為的妳，其實是無數不屬於妳的人。可我光靠感應的能力，僅能讀取那些曾經被我符應過的記號，至於可能逃脫的妳，除非複製氣味，重新輸入氣味，把妳的樣子和所有資料包含血液DNA等等，密碼是我的指紋，下載妳蹤跡的執行命令只有我能開啟，於是他們就再也找不到妳，在他們的感應系統中，從來沒有妳存在過的痕跡，如果我一開始就是那般設置。

逃脫這種事情，最令人感到困擾。

親愛的小朋友，自從你離開之後，我就必須要找到你，以妳去帶路。

訊號中斷。

我闔眼，暫時不去接收各種訊息。

廟宇內的人聲鼎沸，反覆燒香燒紙錢，和一群人一直唸著他們的資料，他們的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所求何事……去稟報，去叩問，去擲筊，去叨擾他們所相信的那個原本寄居在福德祠內的某神明，或是某某家廟內的某主神，以及原本在建廟期間所挖掘而出的木塊、石塊，顯現觀世音菩薩神像……我所駐足的地方，我一直聽見同樣的生老病死願望，一邊翻閱著記載土地之下的所有通路地圖，從某個信徒身上偷偷掉了出來，我悄悄掇起一本，書上所言有三十六獄……我聽聞太祖有三十六把進出地獄的鑰匙……左思右想，該給誰進入？傳聞一百四十年處地得大道，兩百八十年始成地仙……我頓時哄堂大笑，看看自己左右，忽又覺得不無道理，趕緊把那書從頭至尾瞧個仔細，卻除了天地之間外，到處充斥著我以前就聽過的，那些來自於妳的童話書和妳的故事書，全都是相近的寓言一

再重寫。

嗚嗚聲中，船是何時靠岸的？

我不會問妳，也不會問你。那是你們以後知道的事，卻不是我想知道的真實。貿易會帶來故事，而我所居住的這裡原來沒那麼多傳說，大半時間是靜止的，全都停留在人離船上岸生活後的某段時光，直到巨人再度入侵他們所居住的村莊，那時候他們會再相信神祇，一如他們在海上漂流所度過的那些驚險歲月。

港口對於他們而言卻是一點都不重要。

我踩過冰河時，你又在哪裡！何以讓你僅用幾十年的光陰就把我所在的土地破壞殆盡，是你吧，其實我也知道並不完全是你，但我總得找個人擔下罪名。

親愛的小朋友，當你離開港口去到靠山的位置時，妳又是為何留下，還持續在我生活週遭，讓我必須去看著妳，又搶在他們發現之前，給妳我最重要的咒物，最終妳又會帶回什麼給我——剖人溪，古漚汪溪底的他們還跟著妳，妳知道嗎？我送借予那咒物，聽說只對貓眼有用。他們的結構太複雜，組織份子來源過多，地仙需要兩百八十年的光陰，得地氣者只需要一百四十年，現今究竟是經過了多考個一百四十年，一千四百年即可任三官掌管土地……地的來源是非常珍貴，不容任何人隨意破壞地的和諧，妳知道嗎？妳應該知道。在逃離海那種會誕生巨人的危險地帶，土地曾經答應讓妳的祖先安居樂業，只要乖乖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永遠不介入天地之間，就守著已經穩固的這塊土地，由冰河到大水，還是大水到冰河，留下來的全都僅僅挨在一塊，等山川把他們各自帶開，時間開始倒數，你們跑吧，他們會在數到十，或者以地上一年天上一日的時間去計算，把有機的碳化檢測搭配上無機物的衰變，他們會緩緩追上，也會遠遠後退，如潮汐起落……如果妳怕了，那就使用我給予的那個東西，讓我去找到妳，起魴港，從倒風內海、台江內海，過堯港……妳還在溼地沼澤間等鹿嗎？還倉皇於那些早已鋪上石塊又墊上柏油接著重披紅磚的古老水道上，妳說過妳會游泳，然而妳卻不會，我得跟著水才能移動……妳是不是查覺過？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們最好誰都別在說話，像是玩捉迷藏，反正你早就進入了，妳什麼時候給他金羊毛線，我會一直守在沒有出口的迷宮內，等他們還是你們，總會有人送上門來。

第二籤 地歌

說出過去一時代 編出一條唸歌來
人死留名虎留皮 土地載客吹水螺

03 魔的故事

向魂：over, over。

矮黑人：我什麼都不知道。

孤魂野鬼：我沒有看見任何人走過。

紅毛番：◎※●×……。

金髮鬼：我不希（喜）彎（歡）這裡。

黑影：吾不識這廝。

漂流木：咕嚕咕嚕……。

番婆鬼：……。

她寧可自己什麼都沒聽見，儘管隱約瞧見有流浪狗在電線竿到處散播尋找主人的留言，以紙錢般的物體作為傳達方式，那些在黑暗中白白一團的物質緩緩飄動，從樹上跳不下來的貓，只能看著蟲子在過往身軀裡耀武揚威，流浪狗偶爾會回頭看看她，她會輕輕指向一旁的大排，在黃昏都落在海邊白雲不遠，紫紅色的光芒幾乎是平行射入港內，她所站的位置離海已經很遙遠。

狗默默遵循著她的方向走入了大排，彷彿那裡即將是牠永遠的家。

她想做什麼，最終還是搖搖頭離開，一邊又彷彿聽見有個案說起：「我的家以前就在那。」

向魂：找人，o v e r 。

矮黑人：我不是人嗎？

孤魂野鬼：我曾經就是個人。

紅毛番：◎※●×……。

金髮鬼：S i r a y a 、H o a n y a 、P a z e h 、P a p u r a 、B a
b u z a ……。

黑影：有人就有影。

漂流木：咕嚕咕嚕……。

番婆鬼：……。

她所想的應該八久不離十，她踩過的，的確是她個案祖先所居住之地，不是後來所前往的南投、花蓮、台東，她很怕水那種東西，剛聽聞同事接了一個案子，在八八水災之後，她可以理解那些中部屋厝重新鋪上的水泥瓦，卻還是盯著家鄉的紅磚瓦瞧個不停，她以為她又聽見了，水溝水排裡的貓叫聲——他是趴在她家祖厝上，像是要撿球。「噓，小聲點，貓在那裡面。」她的目光頓時掃下，瞬間就回到祖厝那紅磚瓦下，對應起他所爬過的那些瓦頂，往下投射，那是誰的房間，在房屋的正中間，應該有天井那種東西穿越，隨著人口增加，不斷增建的房間，最後中間地帶是歸誰的領地，她從來不敢打開門去望，在那扇塗著藍漆門環上栓著粗重鐵鎖的房間，面東和大門口面南方向不同，也和其他房間的出入口設置完全相異，就好像是原本獨立的空間，卻被她家祖厝給硬是包了進去，在無法拆除的狀況下，保留古蹟，如巷子口的大樹被柑仔店包了進去，僅露出樹冠行光合作用，樹根要多蔓延好幾公尺才能接收水分，那柑仔店的水泥地板不知道打了多厚，經年累月下，竟一直平坦發亮著。

「那是阿祖的房間。」

她隱約又聽見有人說起。

「貓就在那裡面。」他說著。

「你亂講，那裡只有倉庫。」她大聲反駁。

他彷彿還在那裡，她自己又站在那裡，驀地感到不安，她本能往四下張望，只見自己正在前往某間餐廳的道路上，她認得那家餐廳，她知道那是哪裡，她看過他在裡面嚇得魂都飛了，最終還是失意地對她笑了笑。「我是騙妳的。」

她壓根著子就不相信。

真有風。

她姑且稱之她所感應到的一切都是「風」。

「日本人在那住下了。」她阿嬤這麼對她說。

她明白那些東西不是日本人。

「這裡很涼快。」

她記得他咧嘴對她大笑。

她卻是怎麼也笑不出來，直到逃離了他家，她才拍拍胸脯說道：「有鬼，那裡是鬼屋。」

「那不是鬼。」她阿嬤拍拍她的頭。

藍色帆布下所有的花都不是她阿嬤喜歡的那種樣式顏色，連氣味都不像。她以年幼的身軀自己拖著兩盆圓仔花，直從後院穿越那散著螢光青色的古老甬道。「那些是祖嬤的濃痰。」她聽見她阿嬤說著，無論如何在經過那條長年潮濕的屋內通道，對外窗口早已從外邊以水泥封死，她把麻繩綁在種圓仔花的容器上，找到平衡點便開始拖行，究竟有沒有一百公尺遠，還是早已超過，途經那些額外又蓋出去的廚房，被時間染上整面青苔的原本正身後來的二樓半透天，她在護龍的廂房裡東張西望，宛如前方不遠處的溪水邊，那如龍首的榕樹頻頻回望著她家祖厝，她是站在她阿嬤的房間看出去稻埕，在離大門那半身木門的入口處，藍色帆布鐵架都在那。

她知道她阿母怕鬼。

所以她拖著兩盆圓仔花進入了棚架內，然後拉拉她阿母的衣角。

「做啥！」她阿母以母語大聲反問。

她直眨巴眼睛，許久才囁嚅著話語：「阿嬤不是鬼，這世上沒有鬼。」

全都記得，一如颱風夜所帶來的豪雨讓溪水暴漲，她阿母把她趕離了靈堂。她仍然聽見雨聲般襲擊在靈堂內在祖厝四周在她的心裡，就像她阿嬤曾說過的那些故事，魚在街道上，魚在港口邊……「魚是我們的。」她阿嬤從他的手中把一尾魚交到她的手裡，當時他們都站在淹水的老街上，看漂浮而出的豬隻和失控亂撞的魚。

「這些土地原本是屬於祖先的。」她一個字一個字緩緩說著，像是在對著前方不遠處的餐廳說道。驀然又把眼神一低，像是童年駐立在祖厝內那間唯一特立獨行的房間，透過被木板遮擋起來的紅磚窗戶，縫隙裡的空間相當陰暗，僅有一

點銅製品的光線反射而出，她曾經想撞開那木門，僅是微微撞了三四下，不像是只用鐵鎖扣住門環，反倒是如裡面也著實用木頭栓上——「什麼人在裡面？」她喊過，她吼過，她敲打過，她拍了又拍，直到那祖厝是離她越來越遠，她唯一的印象就僅剩那男孩曾想從屋頂跳進去那房間一探究竟。

喵——喵。

貓叫聲讓他們頃刻間嚇得連滾帶爬離開現場。

不似如今，她早已把貓叫聲當作稀鬆平常。

「快出來，別躲在排水溝中，前方十公尺沒有蓋子，可以輕易跳上來。」她蹲下身，對著住家附近的排水溝裡大喊。

很多次都不是活貓，全都是白白的物質飄來飄去，跟那些在診間看到的能量很像，有的強有的弱，有的沒有任何意識，反覆站在自動販賣機前，想要喝一罐運動飲料的，她會請客，如果是要求別的東西，她會請他們離開。以小時候學過的咒語，她跟著她阿嬤學的，還是跟著她姨婆學的，她的記憶有時候很混亂，因此更容易去看見那些動物站在某些場景不肯離開的模樣，就好似那些地方是自動販賣機，他們想要的東西只要投下欲望，叩隆隆零錢聲掉落，接著砰鏘的聲音傳來，只要伸手去拿——「那裡沒有你們想要的東西。」

會看見，有台灣黑熊在醫院裡想要投幣取得心臟。

也有山羌在道路旁找尋自己遺失的頭骨，一邊找還一邊發出訊號，是託附近的朋友幫忙，有點像是尋人啟示，找到了，或許會有賞金，多半時間是根本就無法尋獲。

水鹿用角按了電梯，她什麼都沒說，是跟她到同一個樓層，一等到電梯開門後，水鹿又去按了某遙控器、冷氣開關、電燈中控鎖等等，卻沒有人察覺那樓層有什麼異狀，直到她個案出現在她眼前，水鹿突然消失，彷彿那人全身都是動物的骸骨獠牙。她搖搖頭，僅是在個案身上看見刺青，有百步蛇有龍有老鷹有鳳凰有不太像是觀世音菩薩的圖案，乍看又有點像是她阿嬤。

「我們一直都住在這裡的。」個案對她咆哮。

她面無表情，在個案九十度角的位置上，以專業卻近似冷漠的態度回答：

「對，我們本來就住在這兒。」

「是只有我們家。」個案堅持。

「喔，僅有你們一家？」她推了推眼鏡。

「本來都是我阿祖阿太的土地。」個案邊說邊筆劃。

她看了一眼紀錄。「是不是有買賣過？」

「是被別人騙走的。」個案氣急敗壞開始大力喘氣。

「除了土地，沒有別的？」她問道。

「有，當然有，還有工作，還有錢，還有，多到你無法想像的多。」個案的語氣突然消弱。

「還有別的是嗎？最重要的。」她把眼睛閉上。

感覺到那人的思緒混亂到，瞬間整間諮商室都充滿強大而又複雜的靈體，有來自海面上的，有原本就住在平原的，還有站在山上瞭望海邊的……一直張著大大的眼睛，像是在看著那些爭先恐後急著告狀的過往幽靈，祂們如泣如訴地說起從前，第一號是搭上福船前被擠落水的某某人，祂努力想張開被浮腫眼皮擠到只剩下一條縫的眼睛，話都說不清楚，就只會哭泣。第二號是沒搭上船，一直站在黑夜岸邊懊悔的某某婦人，牽著三個孩子，一直呼喊船回岸，但順風，船開得很快，婦人直站在岸邊看，越看心越寒，越看越想哭喊，就在暴風雨颳上岸之前，某某婦女與三個孩子早已不見蹤影，是在海底是在山裡，沒人說得清。暴風雨將至，海浪翻騰，那個排第三號的人，正擠在船艙裡，他的手不知被什麼人踩，他的腳不知道為何刺痛，他的眼睛睜不開，船底的世界一片黑暗，只聽見浪濤聲翻天蓋地撲來，是不是有人棄船，還是全軍覆沒在黑水溝底的深淵，那三號某某某一直看著她，祂疑惑著那張熟悉卻又有點陌生的臉，想著她究竟是怎麼上的岸。排行第四號的人，祂帶來一箱鹿皮和身上多道的刀疤，祂不說話也不哭泣，祂只是在看，像是在期盼什麼，就這麼坐在諮商室裡，還直喊：「怎麼會有鹿皮燒焦的味道，快來看看，我床底下，我祖父送給我的鹿皮還在不在啊？」有東西說某某某搶走了牛，有的還一直哭泣是如何病死又被人丟在員外宅邸前騙錢，有的直喊著兇手，有的嚷著：「交出打獵許可證。」有的表情像是被獻祭的牲畜，有的是被牽去議和待宰的豬，有的只剩下頭顱……「他們搶走了我的老婆。」

她頓時睜開雙眼。「那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把我老婆送走了。」個案激動地說。

「聽說是送回國去。」她輕敲起筆桿。

「是我媽，是我媽那個該死的巫婆！」個案的眼睛張得老大。「我媽說我老婆得病，說我老婆生不出蛋來，她還說要幫我再娶一個外籍新娘……她一直哭一直哭——」

「誰一直哭？」她問道。

「我老婆在哭。」個案摸摸自己的臉龐。

「她為什麼哭？」她趕緊問。

個案驟然一臉茫然。「好像是沒有身分證，她想接誰來……」

「她還在哭嗎？」她問。

個案搖搖頭。「已經不哭了。」

她對某面牆示意後，問道：「她在哪？」

「媽媽叫我把她送回家了。」個案莫名一笑。

「你陪她去搭飛機？」她又問。

個案搖了幾下頭。「我不會讓她回家的，她要一直在這裡陪我。」

接下來，她只聽見幾個人走了進來，還竊竊私語著：「兇手不是那個婆婆，而是先生。」

向魂：通風報信，over。

矮黑人：這個我最在行。

孤魂野鬼：我就是不會那種手段，才會遭殃。

紅毛番：◎※●×……。

金髮鬼：路（入）金（侵）者。

黑影：吾小心翼翼排隊，只求……。

漂流木：咕嚕咕嚕……。

番婆鬼：……。

「我根本不想聽見。」她一人站在街道上，除了熙來攘往車流量的聲音，以及那些潛藏在塑膠管、各種管線、房屋縫隙、橋邊、高架橋上下等等的流浪動物靈魂最後的聲響之外，她的確聽見了，感覺是很多人在跟她通風報信。

得鎮定下來。她暗忖著。

直站在三個街區外看著前方的餐廳，她猶豫著，她打算先觀察，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在這時候蹲下去跟那些可憐被壓扁扁的老鼠還是蛇說話，或者裝做沒有半點聲響，一如她童年阿嬤對她說過的話。「咒語那些東西是在蓋房子，妳是在蓋屬於自己的房子。」

「我所聽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投射，如果不想往那邊走，我隨時可以掉頭。」她喃喃說著。

提起一包輕盈的紙袋，她轉身想往餐廳的反方向去。「就這麼辦。」

其實是為了另一件事。她腦袋猛然閃過這個念頭。

當作是夢，把過去所學到的，導致能看見的，是從童話故事爬出來的那些恐怖惡夢，都當作是潛意識被提取到意識，根本就不存在，因此無須搭理。

這樣，就能走過去了。

以意識裡真正重要的那件事。

她思忖著所有的解決之道，卻仍然躊躇，直到一個人驀地從一旁窄房子的巷子鑽出，還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妳跟我走。」

她還來不及看清楚對方的長相，旋即就如祖厝旁的神像被隔壁村莊搶走那般，被人拖著走，甚至扛著走——「阿嬤，誰會想偷神明，神明再雕刻就有。」她曾那麼問過。

「憨孫，哪尊神明興盛哪村的人就覬覦。」她阿嬤回答。

「我們根本不信那些，原本沒有的信仰，為何突然想改變？」那是她一直沒問出口的話。

「太多人來了，總會帶來什麼，有病就要有藥……除非那是仙丹。因為某種改變，導致一定要轉變原有的信仰……如果是井水下藥，然後歸順後再搽解藥……或者是以訛傳訛三人成虎的力量，還有其他可能性嗎？神明原本就存在著什麼樣的祕密在神像裡？還是神力？被迫另覓一個空間，一種信仰，類似避風港……」她搖晃起腦袋，思索著自己並沒有那麼重要，她趕緊大喊：「搶劫，救命啊。」

那個抓著她的手的人趕緊停下腳步對她說：「貝蓼燕，我是鬧著妳玩的。」

向魂：找到，o v e r。

矮黑人：我為什麼要幫助你們。

孤魂野鬼：這根本不關我們的事。

紅毛番：◎※●×……。

金髮鬼：咻（收）胡（服），胡（服）東（從）？

黑影：答應在下的事莫忘。

漂流木：咕嚕咕嚕……。

番婆鬼：……。

04 人的故事

他根本不瞭解自己在做什麼。

他明明看見，就在靠近眼科舊建築物附近，一開始還能專心跟蹤她，假想自己是被她所提的袋子，她正要去見某個人——關鍵人物，他腦袋直是思索起接下案子的那一天。

「我想，我可能看見犯人。」一個鄰居說道。

在貌似自殺的現場，他看見自己的同袍在深夜中搜索，只因死者是正要嫁入豪門的年輕高跟鞋設計師。

偏見在所有人的心底作祟，因此那女人不可能自殺，嚴格一點說來，是沒有理由自殺，在感覺幾乎封閉的公寓豪宅裡，經由大片玻璃映滿市街的昏黃燈光，那女人究竟是為何站在那裡？他殺和自殺在那時間點的證據？手機、大門內外監視器、電梯內的錄影、安全門、鄰居、目擊者……他壓根子不覺得應該一開始就往他殺的方向偵辦。

想法一下子被堵住了。

「她和樓下的鄰居常吵架。」清潔人員說道。

案發隔天早晨，他的同僚去按了樓下鄰居的電鈴。

開門的人是一名年約四十幾歲的婦女，皮膚白皙，眼睛細細長長，咖啡色細邊框眼鏡下，那女人看起來有些遲疑，還顯得很焦慮，大致來說還算鎮定，並沒有一開始就急著否認什麼。只等他同僚開口問話。

「很不幸，您樓上的鄰居發生了意外。」

「何小姐，她，怎麼樣了？」那女人戰戰兢兢提問。

「當場死亡。」他同僚答。

那女人怔一下，眼睛張大又縮小，本能微微低頭，接著抬頭凝視警察。

「我們有些問題想請教您。」

那女人微微點頭。

「請問您有看到或是聽到什麼異狀？」

那女人眨眨眼後，決定說出：「我跟她平常不會無故往來。」

「昨天有沒有吵架？」警察單刀直入問。

那女人連忙搖頭。「我女兒昨天沒有練小提琴，所以她並沒有來騷擾我們。」

「練小提琴？」

那女人直點頭。「鄰居可以作證。我女兒沒有拉小提琴，所以何小姐也沒有像往常那樣氣沖沖上樓。」

「是因為在夜晚製造擾人的噪音，何小姐沒有報警過嗎？」

「已經緊閉窗戶了，全都是建商的問題，不知道為什麼上下樓層的隔音出了點問題，所以何小姐才會上門怒罵，還有她總是喝酒。不信，你可以去問其他鄰居。」

另一名員警靠近同僚。「的確這一個月內，何小姐並沒有和這戶鄰居碰面。」

「這一個月都不練琴了？」他的同僚又問。

「因為沒有能力負擔學費。」那女人有些尷尬低下頭去。

他同僚於是離開死者的樓下鄰居門口，轉身卻看見兩個小孩在半開的安全門裡樓梯間玩耍，一個婦人則從樓下氣喘噓噓走了上來。「別玩了，回家！」

那兩個孩子根本不理會婦人的話，持續在樓梯間邊唱兒歌邊把紙張都撕得像羽毛般在樓梯間裡飄。

他同僚本能往上看又往下看。「流通的空氣，這裡難道就不吵嗎？」

那婦人氣得一手抓緊一個孩子，硬是把兩個小孩給扭送下樓。

「等等。」他同僚叫住了婦人。「這裡的隔音設備好嗎？」

那婦人一楞，趕緊道歉：「對不起，吵到您了嗎？」

婦人說完，感覺像是想逃離現場般。

「等一下，我是想問，妳的小孩們平常在這裡不會吵到別人嗎？」

婦人倒是停下腳步，回頭怒瞪。「現在是怎麼樣，住在這裡就可以假裝有錢嗎！當初這裡可是賣得便宜，說是可以輕鬆入主的豪宅，結果水管會少一段，陽台會積水倒灌，房子老是莫名漏水。如果你真的有錢，當初就不會住在這了。」

他同僚楞住，完全搞不清楚婦人的怒氣從何而來，但旋即以絲毫不肯放棄的本能反應。「我是警察，有些事情想請教。」

當下婦人驚住，久久都無法說話，只是微微發出點聲音還結結巴巴。「這，這，裡應，應，應該是整，整，整棟大樓隔，隔，隔音最好的地方，沒，沒，沒有人會去檢舉吧。」

「妳常在這裡打小孩嗎？」他同僚直覺問出。

「只有幾次。」婦人大驚失色。

他同僚搖搖頭。「小孩要用教的，看來我得請社工人員介入。」

「拜託，哪家父母不打小孩。」

「所以妳就可以在這裡虐童嗎？」

「我是開玩笑的，真的只有幾次而已。」

他同僚看了看那兩個孩子確實沒有明顯外傷。「不要再有下次。對了，我是想請問妳，最近有沒有人使用這逃生梯？」

「你是指外人？」婦人面有難色。

「妳是不是知道什麼？」他同僚趕緊追問。

「是何小姐的事吧。」

「妳知道什麼都可以說出來提供給警方。」

「我好像有看見，昨天，何小姐的朋友來找她，卻是走這逃生梯。」婦人吞吞口水。「很奇怪吧，有電梯不坐，卻走逃生梯，看來是何小姐不願意讓她上去。」

「那姊姊很漂亮。」婦人的兒子說。

「那姊姊的白色高跟鞋更漂亮。」婦人的女兒說。

「是多大年紀？身高？長相？」他同僚問。

「大概三十幾歲，不過保養得很好，牙齒也很整齊漂亮，因為那小姐常笑，不像何小姐成天擺著一副臭臉，她們聽說是大學同學，那位小姐常來找何小姐聊天，不過好幾次都是被何小姐趕出去的。對了，有一次她是赤著腳被何小姐趕出來，沒有穿高跟鞋的身高大概就有一百七十幾公分，她的高跟鞋也很高，要是常人來穿，根本就很難走路，但那位小姐竟然穿著高跟鞋走這樓梯，你說奇怪不奇怪。」

「那位小姐叫什麼名字，管理員那邊有登記她的資料嗎？昨天晚上她是幾點在這裡被妳看見的？」

「好像是姓貝，管理員那邊都有訪客登記啊，不過後來就沒有認真執行……啊，何小姐是前年搬進來的，你去找那時的訪客登記簿應該就會查到。至於昨晚，我記得是吃過晚餐過後沒多久，大概是七點左右，我這兩個死孩子湯都沒喝一口就跑出來玩了，我記得離開家門口時，剛要報晚間新聞，我家住在三樓，我是邊罵邊叫爬上了十樓。那時候那位小姐正要往十一樓去，她一點都不疲累，腳下的高跟鞋也沒發出什麼聲響，活生生像是用飄得就上樓去了。當時，我叫住了她，我問她電梯又壞了嗎？她沒有回答我，只是對我兩個小孩笑了笑，然後就走上去了。」

「你們大樓的電梯常壞掉嗎？」

「也還好，一個月一兩次，不過我肯定昨晚沒有壞掉。」

「的確有可疑之處……」他同僚喃喃。

在蒐集完所有鄰居提供的資訊之後，他接到任務，立馬便衣跟蹤起他的國小同學。

「她沒有密閉恐懼症。」他是這麼回答的。

「根據資料，她並沒有被那棟大樓的電梯困過。」他長官說。

「相當可疑，爬樓梯的動機。」他自己結論。

「所以需要你。」他長官一笑。

他心底暗自發涼，總覺得那場景有些熟悉，卻說不上為何如此，明明沒有跟

蹤過認識的人，但長官的微笑卻暗暗如刀尖淺淺刺入——長官從沒有陷害過他，長官一路提拔他，長官並不是會公報私仇的人，他和長官之間並沒有過節，他們那隊的氣氛向來和樂，案子結束之後，都會一起去吃飯慶祝，他不應該感知到長官的惡意。沒有惡意才對，他離開辦公室之間，仍覺知著有強風灌入，如他童年站在無人也應無風的竹林間，卻一直感受著冷風吹來的刺骨。

他同僚要他小心一點。「或許是因為牽扯到那設計師即將嫁入的豪門。」

他本能反應。「代罪羔羊？」

「聽說已經退婚了。」他同僚說。

「所以根本就是自殺？」他問道。

「那位貝小姐有投資何小姐的高跟鞋事業。」他同僚說。

「所以是為財？」他又問。

「任何情況都有可能。」他同僚答。

「那為什麼不會是自殺？」他問。

「或許，是上面接到指令，認定準豪門媳婦不可能自殺。」他同僚回答。

「為情？為錢？查看她的病例。」他說。

「很健康。因為什麼都查不到。」他同僚答道。

「已經被封鎖了。」他喃喃自語。「傾向於貝蓼燕殺人？」

「你也別太悲觀。聽說何小姐有財務上的問題，也愛酗酒，或許真能證明是自殺，如果實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話。」他同僚拍拍他的肩膀。

「她只是我小學同學……」他有些不解心中的擔憂來源，回頭看看自己的同僚，卻發現自身早已站立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離辦公室很遠。

他得跟著她，望著長官所給的相片，已經十年沒見，確切的理由，他至今都不肯對任何人說起，包括他自己。只能一再編織理由十年前只是偶遇，實際已經快二十年沒見面，印象中都是孩提時代的模樣，他那時候很胖，她那時候就很高，她笑起來像外國人，她說他不像日本人，他說自己要去染紅頭髮，她會生氣跟他說：「別做荷蘭人。」

「我是閩南人。」他那時回答。

「比起來，我阿嬤阿祖被你們利用得才多耶。」她說。

「什麼？不過是繳繳鹿皮土地，還能有什麼。」他歪著腦袋。

她淺淺一笑。「殺人。」

「什麼？妳們是海盜喔！」他驚訝地回答。

「你們才是海盜！我們是在殺海盜。」她完全陷入在說故事的情景，一把就將年幼的他拖到港口附近，但是離竹林很遠，她當時小心謹慎地檢查過那環境。

「所以妳阿嬤殺了我阿公，妳現在還想殺我？」他渾身顫抖。

「笨蛋。」她打了他一下頭。「是妳阿公的阿公騙我阿嬤的阿嬤去殺荷蘭人。」

「妳不是說殺海盜？」他總是搞不清楚她在說什麼。

「就在島上，就在溪邊，在入海口，在港口的那些位置，一邊交易一邊殺害

那些只想賺錢的傢伙。」她望著遙遠的海邊方向說著。

「難道她也像極了她祖嬤，想殺掉那些滿腦子想賺不義之財的人？」他站在巷口頓時嚇出一身冷汗。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怎麼可能如此……」他從咖啡館起身後，悄悄跟著她出去。「是心理醫師了，她不再是伊尼卜斯（女巫）。」

他直跟在她身後。「得用更科學的方式，催眠？下咒？誘導？欺騙？她是不是真殺了何小姐？」

「丘青海，你真不是個好人。」

他回憶起他曾對他說過的話。

「那這麼多年後了，妳又是什麼人？」

他感覺自己真靠過去了，有過一秒鐘的時間，他試圖縮手，得等著她現出原形。他不應該靠過去的，卻覺得有白色的一團一團，他們叫著他的名字，然後他走了過去，一邊試圖撥開，像是竹林般的枝枝葉葉，踩著爛泥上剛掉落的乾枯葉子，窸窣聲越來越沉，他直直走進去，在應該轉彎走入小溪的入口，沒有跟著水聲，反而直接深入，眼前會出現荊竹景觀和一幢幢廢棄的高腳屋。他最終只能看見石板、土堆、斑駁的竹架倒塌在不應該再有人進入的地方，他會默默離開，在貓眼出現之前，或許連貓眼都不可能出現在那邊，那是真正已經消失的，被遺忘的，她死都不會承認的家屋。

「那些東西根本不敢靠近她。」他喃喃，還邊說邊走了過去，宛若自己都變成了一團一團白白的物質，像霧般，她看得見的，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注意，他以為那就是最好的隱身方式，一如他和她童年玩的遊戲。

「小心，別被貓眼看見了。」幼時的她說。

「反正我已經又臭又髒了。」當年的他回答。

「貓眼抓孩子，不只是為了把他們變得又臭又髒。」她說道。

「他們只能把小孩扔進糞坑裡玩，要不然還能做什麼？」他問。

「好像只能如此。」她歪著頭想。

「本來就是這樣，他們只想讓孩子們挨餓受凍——」

她打斷了他的話。「嚐嚐他們受過的苦……」

「妳在說什麼呀？」他那時拉著她的手直問。

「他們……」她搖搖頭。「反正總有一天會不見的。」

「為什麼？」他又問。

「什麼為什麼！」她又搖起頭來。「反正在那之前，我們得先讓自己不見。」

「怎麼做？」他回憶著童年，她拿植物對自己的身上揮了揮又朝他揮去，接著口中唸出他聽也聽不懂的咒語，卻隱約熟悉幾個音。

她說過：「這樣一來，他們就看不見我們了。」

「那我為什麼還看得到妳？」他曾那麼問過。

「因為我們是人。」她答。

「那他們是什麼？」他問。

她噤聲不語直搖頭。

「是祕密嗎？」他又問。

她勉強點點頭。

「那我要如何做，才不會被人看見？」他又問。

她眨巴著好奇的眼睛盯著他。

「因為我不想讓我阿嬤找到我，她說我很番，全都是因為遺傳了我查某阿祖。」他一臉委屈。

「那就躲起來啊，把自己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他們也是這樣做的，所以我們找不到他們，他們卻看得見我們。」她拍拍他的肩膀。

「我不是日本人。」他說。

「我知道。」她答。

「我查某阿祖究竟來自哪裡？」他問。

「a z i j e s（敵人）……」他站在街頭嘀咕，不知道是因為看見了她，還是她週遭的白色物體，他邊說著記憶中阿祖最常說的一句話邊走過去，如將自身動作都模擬成竹林隨風搖動的頻率，然而他口中的詞語，異與她血緣裡的基因密碼，很可能因此擾動了她的思緒，那些白白一團一團驀然停住在她身後，當她再度提起腳步想往餐廳的方向過去，他因此感覺到被發現到的恐慌，立即箭步躲入附近建物騎樓。

等到他再探出頭來，她早已改變方向往他家舊厝所改建那餐廳的相方反向離去。

他原本該如置身竹林後安靜離開，在貓眼發現之前。

如今的他卻感覺自身就是一座竹林，所謂的貓眼在他那座竹林之外——必須要設法去困住貓眼才行，畢竟把貓眼留在裡面就不會有人膽敢進出竹林。他腦袋頃刻間昏沉沉如被貓眼所抓住的孩童，他走了過去，他露出貓眼慣有的微笑，他的眼睛開始畏光這大白天的強烈日照，直到他捉住了她的手。

她大叫。

他感覺自己真抓到了什麼，很安心的，一切都會安全，在長官那怪異目光的暗示之下，他已經捉住了什麼，因此感到不再害怕。

「貝蓼燕，我是鬧著妳玩的。」他說道。

她看著他的眼神畏懼多過於驚愕，半晌都答不出話，只能讓眼睛不斷去接受和分析來回傳遞著，甚至嘗試以迴旋鏢去破壞，去沾黏些什麼，全做成標本後又盡快解析分離，隔離或是冷凍，直接載去遙遠的地方倒掉，那些射出去的程式都試圖毀滅和攔截抽取她想知道的。至於那些跟她無關的，她只要按下一鍵就可以

掃除乾淨。

冷冽的風開始往他和她的身上灌。

她必須知道的是。

他應該釐清目前情況。

或許是已然提取完畢，她甩開他的手，堅持往餐廳的相反方向走。

他沒說什麼，反扣她的手，直接把她拉往餐廳方向。

這下，她慌了。「我不能回去那。」

「為什麼？」他冷冷一笑。

「你忘記了。」她囁嚅著話語。

「我有什麼可以遺忘的，那裡是我家。」他笑得像隻貓。

「你不是他？」她的眼神閃過疑惑。

「要不然我是誰？」他問。

「總而言之，那裡只是你們跟人家交換的房子，已經賺了一手，沒什麼好留念。」她好似在勉強解釋。

「的確是換來的房子，後來又轉手賣給人家開餐廳，說賺，原本的土地更賺。」他拉著她直往餐廳走。

「那裡的確有什麼！」她幾乎扯開喉嚨說著。

他卻趕緊把她拉入附近接到的騎樓。「會被當成瘋子。」

「你知道有人在跟蹤我？」她問。

「我說的是人。」他答。

「我說那裡面的，根本不是人。」她說。

他鬆開手一臉錯愕。「妳還在當伊尼卜斯（女巫）。」

她搖搖頭。「你不應該回來的，你傷害了貓眼。」

「貓眼不是妳傷的？是妳趕出竹林的吧，才會讓這區的地價開始有了價值。」他反問。

「你忘記了，是你拉開的弓箭。」她盡量讓自己背對餐廳。

「我射死貓眼？」他拼命搖頭。「我只記得我常去竹林，越來越常去，後來那裡就越來越多動物，也因此不再像以前那麼無風且寂靜。」

她驀然緊張了起來。「別說了。」

他也跟著恐慌。「妳也別說了，去餐廳。」

「我不能去。你是不是被附身了，還是得了失憶症？」她反問。

「妳先懷疑我？我都没先懷疑妳呢。別說了，妳現在的處境很危險，如果不坐下來，他們就會撲上來。」他察看建築物四周。

「你看的見？」她問。

「拜託。」他一把拽起她的手。「這裡已經不是伊尼卜斯（女巫）的世界，我只是個警察，我有話要問妳。」

她瞬間明白了過來，朝周圍望了望。「有人指引著你回去。」

「妳家的倉庫才有那種東西。」他露出滿臉無奈。

「那間餐廳裡也有。」她說著。

他驟然停下腳步。「我阿祖還在那裡？」

她什麼都沒說。

「原來如此。」他說道。

她只是搖搖頭。

「反正人死了，就會聚在一塊了，只是早跟晚的問題。」他拖著她直往餐廳的方向走過去。

「會進入河上狹窄的竹橋，該上天堂就去天堂，掉入河裡的，僅能在角頭小屋內暫時休息。」她說。

「那裡就是角頭公廨？」他不禁渾身發抖。「不，我們不是西拉雅。」

「我知道。」她緩緩說起：「但有人希望你過去那裡。」

「又不是荷蘭人來的時候也不是東寧王朝時期，難不成還要剖頭。」他驀然望向餐廳的最頂樓。「那裡有神社。」

「沒有效用。」她說道：「日本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把你們家的番戶拿掉了。」他說。

「也把你家的戶政改過。」她低下頭，不敢看餐廳。

「我阿祖或許還在那裡。」他咕噥著。

「看來沒辦法了。」她指著四周。「的確有人在監視我們。」

「無論如何只能進入。」他直視著餐廳。「他們只會守在出入口，如果我一直跟妳在一起，他們的戒備會鬆懈一點。」

她終於讀懂他眼底流出來的訊息。「我沒有殺人。」

「妳知道何小姐死了？」他問道。

「看新聞報導的。」她顯得有些情緒低落。

「先跟我走吧。」他說。

她悵然若失地終於抬頭看向餐廳，然後對他說聲：「我們走吧。」

他叫了豬排，她點了牛排。

餐前酒剛送上來，他假裝拿出筆來，還有隨身筆記本開始寫了幾個字。

「何嵐茵不是我殺的。」她先說。

「那妳昨天晚上去做什麼？」他邊問邊假裝寫字。

「你在做什麼？」她問。

「總得做點什麼。」他答。

「你真正的目的是？」她驀然把身子遠離桌邊往椅子靠上。

「他們說這件事總得有人扛。」他說。

「是酒後失足。」她說。

「根本驗不到酒精成分。」他說。

「是因為驗到了其他成分吧。」她有些顧忌，把身子又往桌邊靠去。

他眼睛頓時睜大。「貨是妳給的。」

「怎麼可能。」她喝了一口紅酒。「我昨天晚上去跟她拿皮草時，她就已經快不省人事了。」

「什麼皮草？」他問。

「她想用在高跟鞋上的狐狸皮草。」她搖晃起自己一直守護的那只紙袋。

「妳一路都很寶貝那東西？」他有些不屑。

「是他給的。」她說道。

「妳說誰？」他問。

「還能有誰企圖湮滅證據的那個人。」她答。

「為何？」他一臉不解。

「那是他家百年珍藏皮草，何嵐茵原本說是要把那皮草改造成皮包隨身攜帶。」她一直注意著門口動靜。

「有什麼證據？那麼久的東西根本就沒有登錄。」他又問。

「我也覺得那就是一件古董狐狸皮。」她聳聳肩膀。

「對方很重視？」他問。

「感覺如此。」她答。

「台灣不產狐狸。」他說。

「當然是從外邊來的。」她好像有些不勝酒力。

「多早？」他問道。

「很可能是拿來交易的。」她按了按自己的太陽穴。

「從那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手中，打算賣給誰？」他喃喃。「難道又是日本人，還是日本人賣給歐洲人的。鹿皮或許會有些記號在上頭，外來的狐狸皮能有什麼記號，那人在緊張什麼？」

「不是酒的問題……」她輕聲說完，開始壓著胸口喘氣說道：「很難去承受這塊土地下的東西。」

「等等，妳為什麼不搭電梯，難道妳也碰何嵐茵的那些東西？」他看上去很緊張。

「我沒有。」她大力搖頭。

「那人是不是也有碰？」他揣測。「或許是祖先時代就開始了，因此有什麼藏在那狐狸皮之中……」

「我得離開。」她猛然起身。

「妳不能走。」他說。

「他們就是想害我，是嗎？」她問。

「走，跟我進廁所。」他反扣起她的手。

她開始兩眼發昏，直到進入幽暗長廊盡頭的廁所，呼吸順暢了起來，頭腦也跟著輕鬆許多，她拿出皮包裡的手帕擦拭起額頭上的冷汗。

「這裡很安全吧，我以前發現的。」他說。

「有人告了狀。」她深呼吸之後，對他說道。

「看來，妳和我的情況很相像。」他微笑。

她搖頭。「我阿母說我們是不一樣的人。」

「大戶人家和務農子弟？」他又笑。

「妳知道我阿母不是那個意思。」她說。

「不叫伊拉（母親）了，妳阿母不會說妳跟現代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樣嗎？」他露出編貝般的牙齒笑著。

「全都一樣了。」她說。

「妳才是被魔神仔抓去交換身體了吧。我們都一樣了……」他笑得很開心。

「魔神仔？無論你我是誰，你對我而言，都是 a z i j e s（敵人或外族人）。」她說。

「外族人？妳霧霧（阿嬤）說過。」他開始思索。「所以妳知道我阿祖是什麼人囉？」

她的臉一沉。「總而言之，我們又回到這裡。」

「要開始當年的遊戲是嗎？這樣魔神仔才會離開？」他問。

「你知道那並不是遊戲。」她神情嚴肅。

他雙手往腰上一扠。「妳說，一定要玩到最後是嗎？不，妳說貓眼死了，一切都會結束的。」

「沒有返回終點。」她的眼睛開始散出琥珀色，接著是金色光芒。

「這不是筆仙、碟仙之類的。」他有些畏懼望著她。「只是角頭公廨的遺址不是嗎？難道『向』（遊魂）還在這裡，他們在等什麼，等人給予的祭品，還是以為可透過竹橋返回到哪裡去。」

05 壺的故事

我並不是很清楚我為什麼在這裡，從哪裡而來，如今所處之地，經由某種召喚，可以想成是種重生。每類生物都有再生的能力，而我是被動讓人給移動到如今，有許多人坐著的地方，他們正大啖牛肉豬肉雞肉的滋味，如果是在叢林竹林森林裡，我恐怕只能招待他們牛糞羊糞，更早一點是山羌糞、鹿糞，熊那種東西很難控制，牠們有自己的脾氣，因此離海很遙遠，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熊這種動物忘記，盡量靠近海邊，以原有的梅花鹿、山羌、牛羊的靈魂，和牠們所遺留下來的糞便。換句話說，把商品再次包裝行銷送往那些飢餓的人群手中，一次給很多，他們很快就會昏迷過去，如果一次一次慢慢給，這家餐廳老闆告訴我的飢餓理論——真巧，我以前就做過，用海殘留在這土地的力量去創造我想送給人們的那些禮物，然後他們真吃進了些什麼，也可能什麼都沒有吃。我得小心翼翼，繞過那些已經成為地仙的力量，是純然只有陸地才具備的那種神奇法術，我見過好幾次，那些不小心逃往山林的小妖精們如果被告狀了，地仙地神就會出現銷毀，像是把瑕疵物品再重新回收般，過程很快，只需要鞭炮，或是香火的氣味，銅鈴的聲響，從地底冒出來一瞬間就可以把妖精們都化為白煙狀，又成為了水蒸氣多久才返回海裡。又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再度有著身軀，有的可以被人所看見的模

樣，從土裡長出來，由動物的身體分裂而出，然後壽終正寢的塵歸塵土歸土，才有機會被土地所接納，成為一百四十年有地力的物質，成為兩百八十年後的小地仙，然後是一千四百年的三官五帝，重新納入山嶽的體系中，還得謹慎注意不要被丟回海裡，而必須再次循環成我方才所說過的那一切。

嘻嘻，我還沒有變成水蒸氣。

看了一圈餐廳內的景象，那沉悶的氣氛真叫人感到可怕，一直吃著他們覺得甜美的肉汁，還吸吮著佈滿鮮血的手指，比起我以前招呼他們的菜色，那些已經乾癟掉的接近風化狀態的，很像土的那些東西，不僅營養還比較來的環保無負擔。一個坐在角落單獨前來的食客，正打了個飽嗝，他摸摸肚子一副為什麼會這樣的不知所措。

我很想走過去告訴他，究竟他身體的情況為何。

可惜他看不到我。

他看得見的時候，只會對著我嚷叫：「有鬼，有鬼……」

「鬼，就沒有好壞嗎？」我問過他們，那些也許可能上門來消費，或者一輩子也不會再跟我見面的那些人們。

他們只會大叫：「巫婆變身的番婆鬼。」也可能說：「要把那種歹物全都消滅掉。」

我是巫婆變得？我不知道。

曾經試過想去尋找答案，但海伯只肯讓我在這餐廳內溜達。海伯就是收留我的人，然而我連祂是好海伯還是壞海伯都不知道，祂拿自己當神，所以我得尊稱海伯為祂。沒辦法的逃脫，既然是海伯害我差點變成水蒸氣的，所以海伯就得替我伸張正義，儘管海伯只是海那邊的力量，但祂的確強大到足夠把我留在這間餐廳，而不是透過一壺水、一池塘、一條水溝或是一窪泥潭，起碼不用返回到海的懷抱，然後再去經歷漫長千萬年的等待土地給我一個真切擁抱——我應該知足的，比起海那樣的遭遇，在海伯這裡，我不用端菜也無須燒菜，儼然像是一個不用工作就有人提供食宿的養子女，哈哈，我是幸福的吧。

事實上，祂從來只是向我拋來一首籤詩般，經過我的身邊時便唸起歌謠來。

第三籤 回歸自然

火車不等人過站 且看雲與月相談
望江山各自對半 不知人間千里傳

我不會直接問祂什麼意思。

祂答應要給我的，就該給我。

我其實很想鬧脾氣，多半祂只是視而不見。

「服務生，服務生……」我聽見餐廳裡總有人這麼喊。

海伯的兵將不會理我，所以我根本就沒想那般喊過，只能一個人瑟縮角落生

悶氣，看日子一年兩年過去，我還安慰自己總不會是百年千年，這家餐廳也撐不了那麼久，但原本就在這裡居住的海伯竟然一直都在。

我有時候會很好奇，海伯究竟幾歲了。

試著旁敲側擊，想要找尋蛛絲馬跡，但兵馬那種東西是年年替換，我根本無從問起，但近年，兵馬似乎越來越沒有替換過。但那也不過就是快二十年的事。海伯也不會只有二十歲，看那些成天搖頭晃腦在餐廳裡外嫌晃的兵馬，料他們也弄不清楚自己的由來，更不會去關心主人的年紀。

我真當自己是海伯的養子女。一派就是「喂，你害我出事的，你要幫我擺平。」那種態度，我不知道我是哪裡來的熊心豹子膽，很可能是因為這土地早就消失了豹子，熊也越來越少，我才敢在這餐廳等待海伯主持公道的時間裡，一邊耍賴一邊避難，一下子好似想再去找其他靠山，一下子又學貓咪般體貼乖巧，海伯只是笑了笑，祂偶爾會派兵馬說要來我這裡蒐集資料。

嫌犯資料。

我講了好幾百遍，那孩子的身高、年紀、長相和我不同族的血緣氣味——事實上，我不是很瞭解自己的來源，但我清楚明白那孩子的起源，只要我嗅一嗅，非我族類，我很肯定自己的判斷。一會兒慶幸著自己不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上，一會兒又愁眉苦臉到為什麼是個外族的小奶娃輕易就斷送了我可能成為地仙的命運。

海伯說過：「你沒有那種命。」

我曾歇斯底里大叫：「為什麼，你憑什麼這麼說！」

「因為你沒有魂，頂多是魄，或者缺魂缺魄……」

海伯把我講得像是個營養不良的人，一下子缺鐵缺鈣還沒有維他命，可能貧血還是缺乏氧氣，血液循環不良以至於無法提升工作效率，我是一下子心悸，一下子腦袋空空，最終都是莫名傻笑。「嘻嘻，我可能真沒有什麼還存在著。」

「那孩子搞不好是幫了你一把。」海伯對我說過。

「幫什麼幫，他殺了我耶！」當時，我真不明瞭海伯的意思，難道返回海，重新再走一遭，才能讓我真正解脫嗎？

海伯派來的兵將老是對我咧嘴大笑，活像是我過去的手下，那隻惹人憐愛的小白貓，身軀靈巧得猶如狐狸，不知道離開我之後，我那小白貓，牠究竟過得好不好。

又是得對兵馬傻笑的一天，他們說那個男孩會用弓箭很酷。

我說：「都是遺傳有什麼了不起。」

頓時發覺兵馬那種東西有些不安，被我解讀成畏懼起那男孩的荒唐窘迫景象。「我說了是遺傳對吧。」我這麼對驀地成為暴風雨前靜默的兵馬說，有時候我會覺得海伯派來的根本就只是馬，會發出嘶嘶的——海裡的馬，應當是那些人們認知的那種動物，有沒有人魚那般造型，我會覺得是隻儒艮在我面前，或者是更為微小的例如蝦兵蟹將等再低下生物型態，浮游生物對我眨眨眼。我早已脫

離那種漂流的生活很久很久，猶若孩童會忘記嬰兒時期的語言，變成陌生在另一個寶寶前的大孩子，儘管他們可能只是四五歲，感覺就像是度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只好對著餐廳內的電視傻笑，看著新聞所說的，那幼時被收養到國外孩子回頭來找母親所演練那些異國方言拼貼而起的故事，轉台，又一個孩子只是離開幾年到國外，被養母帶回來見親人時竟只能熟悉著養母的語言系統，有關於曾經那字音，他試圖正以最初的記憶去隱喻，他一路旅途曾停留過的那如客棧收留他當時年幼的複雜語系傳說。

「他們應該都聽得懂。」海伯是那麼告訴過我。

我轉頭看看附近可能是水草還是珊瑚蟲之類的兵馬隨身寵物，直覺是那種東西。

有人說語言一開始只有一種，是因為地域演化而產生歧異。

指的是海那邊的，還是地那裡的？

「真的只有一種？」我問的，可能是戰馬。

牠絲毫就沒有搭理我的意思，很可能是某兵對牠說，請守好這個——我是犯人，還是被軟禁的可能有危險人物……作客，餐廳裡的一天又過去，自我進入餐廳之後並沒有多大改變，人們忙裡忙外，海伯的兵馬看顧著我，我從害怕電視到習慣電視，甚至認為電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還叩應，也用通訊軟體，多半說些連自己都不懂的話語，只會跟著上一樓的留言說著：「英雄就不會跳樓嗎？」

「或許，她只是在練習黑魔法。」「以為穿上飛天的靴子。」「灰姑娘的故事據說有好幾百種語言的版本。」「現實世界沒有玻璃鞋。」

「是金鞋子，一開始就是皮草般輕盈的金絲所縫製的靴子。」

誰老是黏在我後面亂發言。

「女設計師不是葉限。」

我聽不懂。

「你是從《西陽雜俎》跑出來的。」「唐以後開始有扶乩記載。」「你是碟仙？」

「你究竟在胡說什麼？」我聽得大為光火。

有幾次，海伯的兵將會來安慰我。「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我氣呼呼來回在餐廳內走來走去。

「你得尊重他們有說話的權利。」那些兵將講得義正辭嚴。

「我可以讓他們難受的。」我大吼。

「已經不是以前了。」兵將搖搖頭。

「那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我大力拍起餐廳的桌子。

「因為海伯在這裡。」兵將回答。

「既然海伯在這裡，公廨在這裡，我就會在這裡，這裡不是讓我暫時可以歇息的地方嗎？」我越來越不喜歡我曾經熟悉的這個世界。

「沒有人換水。」兵將各個搔搔腦袋。

「所以只有我進來啊，在換水之前，我已經住進來了，必須把我送走，但是我絕對不會回去海那邊的，因為有人欠我一個公道。」我怒目環視這個離我認知

越來越遠的世界，更多時候，我會覺得這個世界僅是我意識裡的一場夢，其實作用在於隱喻什麼，可能是跟我的記憶有關，我選擇性失憶的，因為物換星移自然脫落的，我一直在這餐廳裡努力回想，卻老是猶如某種需要特殊藥水才看得見文字的那種紙張，我的確被寫入了什麼，自己卻壓根子也看不見。

「我需要藥水。」我喃喃。

一個兵將走到我身邊。「你是感冒了？」

「是把記憶喚回來的。」我喃喃說完，卻又學起童話故事情節。「壞王后也需要藥水把蘋果浸一浸。」

「那是什麼東西？」兵將們各個面面相覷。

「是白雪公主的故事，你們聽過嗎？」我問。

兵將們全都搖搖頭，又露出那種害怕男孩的模樣，我知道他們其實怕的是那男孩血液裡的基因——大可不必吧，我倒覺得應該是提防某人，真正和海伯他們不一樣的那個孩子……我又在電視上亂留言，針對女高跟鞋設計師死因。「白雪公主需要王子一吻。」

他們都說可能是壞心王子受到壞王后的唆使，才導致白雪公主死翹翹。

跟在我留言之後，那則讓我莫名感到慌張的文字寫著：「《酉陽雜俎》續集裡，才有童話故事，你並不屬於那時代。」

「那是什麼意思？」我幾乎要把那新聞留言當成我和神祕人的群組交談。

還是選擇關上電視，讓餐廳裡的客人莫名恐慌。

服務生連忙解釋：「不是跳電，也沒有停電，是我誤觸了遙控器，請各位客人放心。」

人們都看著國外的美食旅遊節目，手中切著漢堡排。

我彷彿透過電視的子螢幕，曾經那麼著迷於那新聞台，感覺自己在那裡就像度過了千千萬萬年，又從海的懷裡降臨到陸地上，泥土的氣味接待雨水中所乘載那源於海的魂魄，很快就會被地所接納，那是我衷心期盼的事。

直到那個神祕人出現，他的文字一再提醒著我還在躲避會被海收走的宿命。

已經失去森林的屏障，又嚇得不敢靠近海水，在餐廳內的花瓶嗅聞著淡水，一邊想像著那花瓶就是洗淨我的聖水，一邊不斷回想在溪邊生活的日子，以為已經很靠近土地了。

「乾脆就說我是『向』算了，說我就是來自海命定要回返海。」我喃喃自語。

一個兵將留守在我身邊。「你不是『向』。」

「那我是什麼？」我覺得自身的記憶早已模糊。

「有人說你是番婆鬼。」兵將說完趕緊逃離我身邊。

我大笑。「我只是跟你不同族而已。」又開始嗑著瓜子盯著餐廳裡的人狂吃原本不屬於這島的動物屍體。

有種奇怪的想法閃過。

會不會那些留言其實是我註冊的另一個帳號，只要改變身分，馬上傳出早就預先留置的文字，因此才會快速在我熟悉的那個帳號下出現，仿若在提醒我過去

事實的那些文字。

因為巫需要被幫助。

法力的殘餘。

與神的溝通工具。

……

我的背似瀑布般滲出冷汗，像是要被趕離壺所盛的聖水，所有太祖老君炁姨的法力都瞬間從遊魂的身上流回壺中聖水。

「這不是你們可以久待的地方。」

「魂魂都有機會休息。」

「休息一次多少錢？」

感覺有什麼在提醒著我。

「我想要住宿。」我對起空氣大喊。

「你有錢嗎？」我問自己，一旁的兵馬都偷偷笑著，也許還有人正躲在角落問我。

我回頭，那餐廳最盡頭的黑暗角落，餐廳老闆故意將通往廁所的道路佈置幽暗，感覺像是要讓人找不到一般，省下水電費，那老建築長廊的盡處，原本是通往什麼地方，是突然被用紅磚隔了起來，感覺那面灰牆之後才有真的角落，有一雙傳統的虎頭嬰兒鞋躺在裡邊，那是我唯一能看見的角落，像是和那虎頭鞋靜臥在桌子上，我的身軀越縮越小，越望著那雙鞋子越感到自己的不存在，房間僅有的光線來自於屋瓦被微微掀開一小角，於是不至於那屋內是潮濕的是陰森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我還看見月光——又回到餐廳內，我仍坐在這棟日治時期約三層樓洋房內，根本不應該存在平房的紅磚角落，但我的確剛從那裡逃了回來，屢試不爽，彷彿那月光就是種指引，只要在某些時節，當月光落下，我得以進去也可以瞬間被拋出。

據推測，裡頭的東西也許循著這種方式早就逃之夭夭。

那間紅磚平房的存在價值？

我請兵將告訴我這間餐廳裡裡外外的樣貌，除了二樓半的舊透天厝，沒有任何一個兵馬看見過，我所瞧見的那間紅磚平房。

第四籤 明路

有人去就有人來 知無知曉不知道

一時走岔步步錯 回頭相見共路途

海伯根本不喜歡我進出那紅磚平房，看來祂對那密室自始至終應該明瞭，所以那間房是真實的，並非我被關在這餐廳後，所產生的幻覺。

「精神上的問題……」我看著電視上的新聞。

餐廳內的客人仍望著他們以為看到的外國美食旅遊節目。

日復一日，除了密室讓我感興趣之外，我漸漸不知道自己等待的，究竟是什麼。

麼……一個事件、一個場景、一個人、一個時間點，還是什麼都沒有，就那麼等著。

我原本以為自己的故事就那樣了，只等餐廳倒店換東家，或者隨著時間傾頹倒塌成荒煙漫草，也許再重新建築一棟大樓出現，是十幾層的公寓抑或鋼骨、輕鋼架和組合快乾水泥牆壁板所搭蓋而成的辦公大廈，那時候我會在幾樓活動，海伯又在那裡修練，還會在一樓這最接近地氣的地方？到那時候，地會往下降大概三四層樓高，或許地下室才是最好的居住環境，只要遠離化糞池，把汽機車的發動聲都當成是例行音樂，聽著水管會讓我更加想念直接碰觸溪水的日子——電燈是不是二十四小時都明亮到叫人無法睡覺，於是我不再能分辨白天還是夜晚，如電視正在播映的老電影。吸血鬼以為夜晚的燈火就是太陽因此嚇得在廢棄屋內自生自滅，直到有人告訴他一切都是假象，電燈從來不可能是太陽，已經被嚇了快兩百年，在兩千節電池和兩根炭棒的窺伺下，因為弧光燈而不敢出門的那些時光，那個吸血鬼一口咬下，充滿過去戀人記憶的血竟從一名不知道多久沒洗澡的人類身上緩緩流出。

我真聞到了。

「在角落那裡。」我像是聞到獵物的獵狗瞬間欣喜若狂。

一個兵將擋在我面前。「你這是想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需要跟你們稟告嗎？」我大力推開那兵將——其實是直接穿越，又化成白霧一般的形體，全然穿透而去，我因此有些害怕，難道只剩下意識還有力量，如果水都變成水蒸氣，那我是不是又會回到海的領域。

我因此不敢輕舉妄動。

兵將則趕緊繞道站在我面前防禦。

「我只是，我，我就是悶了點。」我邊嗅聞那空氣裡熟悉的孩童氣味邊跟兵將請求。「不如，你陪我走走。」

這下，兵將竟然二話不說，就願意陪著我。

我不敢洩漏太多內心的喜悅，畢竟狩獵時，有許多人豢養的獵狗，誰才是最大的贏家，不到最後關頭誰都無法鬆懈。

「那就走吧，我們去散步。」我微微一笑。

兵將點點頭後，想帶我繞餐廳的一樓。

我搖頭。「去廁所那邊吧。」

兵將渾然不知密室的事，他旋即改道。

我這次卻不是為了密室，而是那從廁所旁的走道所傳來的，像豬的氣味，而且是存在這島上很久很久久的豬。

「你就是豬。」

「豬。」

好多人都那麼稱呼那群人。

「我們是 c h o（人）。」他們會如此反擊。

海伯也會因此幫他們主持公道。

不過，不是每一次，嘻嘻，當他們說著：「這是好海伯（運勢），這是壞海伯（運勢）。」

命運那種東西，他們老是怪外在，好比大家都叫他們為豬，他們卻不想想為什麼，還怪外人罵他們是豬。直到如今，他們的子子孫孫是不是仍舊像過去那樣的冥頑不靈……我等著看，我悄悄走過去，我轉身，我對兵將說：「你別妨礙我看風景好嘛！」

兵將一移開，出現在我眼前的，只是一對像是來用餐的男女，他們是否吃飽喝足，等不及要準備享受那酒足飯飽後的另一種喜悅。

等等。

那女的，竟然探頭去看那花瓶的水，像是在確認是否有某種東西存在。

「碟仙……」那女的說。

那男的還說：「『向』……」

「恐怕是認識的故人……」我心裡直犯嘀咕。

也有可能是獵人之類的。我一思索完，立即躲到兵將後邊。

那男的突然起雞皮疙瘩起來。「我覺得這裡有什麼。」

「你不是說這裡最安全。」那女的回應。

「是突然的。」那男的邊說邊觀察四周。

「他們看得到我們嗎？」我問兵將。

「應該什麼都看不到，除非海伯的命令——」

兵將還沒說完，我卻看見那男的對那女的使眼色。「又跟過來了。」

我一怔，連忙向後看。

那是一群穿著P O L O衫戴鴨舌帽的男子徘徊在餐廳外。「說的正是他們。」我鬆了口氣。

那男的問女的。「現在要怎麼逃？」

「外邊的根本不可怕。」那女的聞了聞那花瓶。「有聖水的味道。」

「什麼聖水？」男的問。

「用來暫時防止『向』不作怪的海水。」女的回答。

「是鹹味。」男的恍然大悟。「那花草不需要加鹽吧。」他邊說邊走向女子，低頭觀看起古董級的花瓶。「這的確是我家的花瓶。」

「是公廨時代留下來的。」女的回應。

「我阿祖總是離這些東西很遠。」男的說道。

「他家……」我不禁脫口而出。

「走吧，不要閒晃太久。」兵將催促著我。

我本能抬頭張望。「這裡以前是海伯的家……那之後呢？餐廳是什麼年代蓋的？最近？還是我可以隨意到處休憩在角頭的那些日子？百年？」

我開始像是真接觸了，讓底片顯影的藥水般，是隱形文書……我是循著某種

熟悉的氣味，於是找到了海伯？還是一開始就想找海伯算帳？祂把我當成了「向」那種東西，然後圈禁？還是當成海伯的 a r a n o c h o（養子女）或是調教成 c h o d o n（家族成員）？一心想以這島上越來越根深柢固的輪迴觀念，我是在找替身，我必須要在消失之前找到，那冤有頭債有主的源頭，以為就能獲得新生？太多思緒資訊在我腦袋中混亂了起來，我還是選擇相信我記憶中那氣味，儘管因為不明原因，我已經喪失了對那氣味的認識，但還是得現身說個清楚，我的疑問我必須自己解開。

06 土地的故事

「據說，死的人可能不是設計師。」

「有人需要新的身分……」

玻璃窗外竊竊私語之後，其中一人的耳機傳出。

「妳那麼早就起床，有什麼重要的事，一定要見到什麼重要的人，還是正拿著很重要的那種東西……」

於是，站在玻璃窗外的人，都以為丘青海正在盤查貝蓼燕。

「她平常放假就會睡到十一點。」那是窗外的人從長官那邊得到的資訊。

「如果她不是貝蓼燕呢？」

「那個設計師是孤兒，完全沒有基因鑑定的參照可用。」

「也許，在丘哥面前的人真是貝蓼燕，而那個欠債還不了錢的設計師，則早就逃之夭夭。借屍還魂……死者，另有其人。」

很多人觀看，餐廳內的唯一線索。

不只是人在看著，有些和貝蓼燕相關的，那些不被人所看見的，跟著應該是貝蓼燕的女子走近這家餐廳的，或是一開始就徘徊在這間古厝餐廳的，人和那些正混在玻璃窗內外全朝著丘青海和貝蓼燕的方向看。

「是要進廁所了，難道學長要嚴刑逼供？」一個站在餐廳外的便衣說。

我依舊在執行我應該做的工作。

不應該被任何事物察覺，盡量維持自然，把標示物和界限安放在地圖上，在只有大部分都是荒草的區域內，加點剛聽來的，像是傳奇般有一座城堡存在於從鹿還很多的地方往南延伸至獵場縮減的區域。他們有各自的頭目，採取相互結盟方式，在鹿仍奔跑的區域有一位共主，在鹿跑進山中躲避的區域也有一位共主，但山是崎嶇的，因此頭目所保有權力很大，共主因此產生分裂。我畫著一艘艘擱淺的戎克船，我將內海的沿岸地形都畫成鯨魚，由沿海到聚落間，我繪製許多茄苳樹，該標示水窪的地區得標示那些已經知道的區域，在還沒有走過的地方，我

仍然以沼澤叢林去替代，一邊參考傳教士的踏查紀錄，一邊以我所行走過的沿著靠海的地方，以望遠鏡去想像那海往中心所趨近的地帶，那裡有山隆起，佈滿樹木的高山，不是珊瑚礁那種地形，也有可能在山下會發現珊瑚礁的蹤跡。然而我無法進入，以生命安全為由，以保持某種勢力和諧為主，在非不得已的時候去穿越，那裡據說有巨大的熊族和整條山脈大小的貓頭鷹，手下是會控制風的大鳥和烏龜，雞是太陽墜落後的禽鳥，只能崇拜不能吃掉……長官們說過，必須要把那些東西拿掉。

「還是畫進去吧。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該怎麼去拔除。」

長官對我微笑，我卻想到那些在這塊土地上拔兔兒菜的人們——有什麼人又受傷了，誰受到傷害，那些人拿著兔兒菜經過我身邊，大多數我會想躲避，如傳說中，有些路在夜晚才會出現，我躲在市集旁，想像平常交易鹿皮的地方到晚上究竟會有什麼差異……海那邊老是有人上岸，在溼地間的部落仍是乖乖待在自家享受母親的懷抱，倒是山那邊的村子似乎有些不太安寧，然而那地域不是我長官們所能掌控的地區，因此不在我工作上的範圍內。只需要在那些地方多繪些妖怪的模樣，如火山地型會吞噬生命般妖化，倘若山底下是經年遭受海蝕的洞窟會有什麼等在那，據說有石灰岩地形潛藏，會使人陷落的淡水人魚還是河童那種東西，冰河還隱身在這座島的深山密林，龐大的地底據說有更多物種存在，那些黑黑小小的，紅紅高高的，一隻蝦子據說差點把整個村子都吞掉，有沒有撥殼還吐出刺，人骨的綠色磷光時常都會出沒，在我無法翻山越嶺去到島另外一邊的那個世界，聽聞有隻妖龜一心一意想要把整座島給偷走，幾千萬年來不曾改變過從小立定的志向……而我的志願又是——那就是我手中的地圖，希望有朝一日盡快完成，因此就可以離開了，去世界的各個地區，去畫出一張又一張的地圖，以真正科學的方式，實際丈量土地，按照比例，我以攀緣植物生態般前進，成為巨大榕樹底下的地形起伏，詳盡介紹一座島的生命種類在實線所能落下的位置，而不是那老愛改變地貌的虛線，去模擬一座海中城市的誕生。

有個人走了過去，在餐廳內，以我習慣的那些穿著，長髮披肩，套著黑色籠仔那種兩塊布包起來的無袖衣物正要走向廁所的方向。不是他們原本蓋的那種宛如船倒放在竹架上的寬大美屋，那個人赤腳行走的感覺有些不太順利，像是屋內的水泥鋼筋混紅磚建築讓那人有些備受壓迫的感覺。

已經丈量過好幾百次這餐廳內的地況。

繪了餐廳老闆一見，就會萬分喜愛的那種詳細地圖。

在道路相交的地帶，我以前畫過那道路以外的幾公里內的地貌，然後是幾百公尺內的建築物，如今是幾公尺的眼界距離，被越來越高的透天樓房給遮蔽，兩樓半還不夠，四樓半的窄仄小豪宅據說要賣九十幾歐元，那是什麼樣的幣值，「歐」是我很熟悉的字眼，那裡代表著我的家鄉。

許多穿著我至今還不太能接受的，比籠仔衣更加薄透簡單的上半身衣物，那些多半是白的黑的，改良版，籠仔衣的最新造型，還有罩著軀體露出長手長腳的

新型衣服，依舊是黑的白的居多，然後我會知道又一個寒暑經過。

起初，我會去數一年又一年，然後是長官們離開之後，那時我仍會替自己數上幾歲，直到超過一百歲的日子到來，我便不再做那樣的事情。於是我又重拾自己的興趣——畫地圖，畫餐廳內大大小小起伏。護城河的管線改了多少次，在那如今是排水溝名稱之下，看見小蝦小魚的消失，水是越來越少，那餐廳內的井水則老是停留在同一個位置，和我一開始紀錄時完全一模一樣——他們說那裡邊有毒，是重金屬所引起的疾病，餐廳外的抽水機不再往下改往上，那是護城河爬上頂樓的時光。我有時候會躡手躡腳沿著塗滿藍色油漆的花草窗框往上攀爬，直到樓梯厝出現在我眼前，以前可以看見街道盡頭的老榕樹，附近的小土地公廟和樹王公廟那種只能收容一隻流浪狗大小的可愛廟宇，漸漸都只能望著對面的主臥室，斜對面的面向市街的客廳，雜貨店的二樓儲藏室，老舊旅社的二樓木板套房還咕咕喀喀說著它們曾接待過的旅客有過什麼樣的名人。

老歌星的黑膠唱片會出現在街道附近的老理髮店，一字排開老師傅帥氣拿著剃頭刀的模樣，那年紀最輕的七十幾歲阿公和我祖父長得很相像，而他們那年紀最大將近百歲的第一紅牌師傅則和餐廳內那不知道哪一年入住的，那位穿著籠仔衣走來走去的人很神似的高大。

「巨人……」我有時候會覺得聽過的那些傳說其實都來自於真正的人。

長官說過：「我們必須讓他們信以為真。」

「你不是說要拔除？」我問過。

「信任是最脆弱的工具。」長官微微一笑。

我從來只是跟著走，因為製作地圖的需要。

貓頭鷹守護神不再照顧某個村子裡的家庭，還翻臉成為屠城記的主謀妖鳥。

「鬼那種東西更讓他們覺得害怕。」長官邊看我的地圖邊端詳他的下一步計畫。

「他們不相信靈魂會有什麼害人的能力，人死了，所有仇恨都會化為烏有，甚至被吃掉的被殺掉的，那些敵人，終將化身為家神的一部分。」我解釋著。

「你說的是他們，我說的是漢人。」長官說。

「漢人一直跟他們和平共處？」我一臉不解。

「那正是我們能利用的地方，讓他們相信朋友所說的話。」長官咧嘴一笑，笑得就像漢人常說的鬼一樣。

「漢人把鬼帶來了？」我問。

「是漢人把鬼扔進深山了。」長官當時看上去，活生生就是食人鬼張牙舞爪。

「為什麼要扔進深山？」我始終無法弄懂在上位者的權謀。

「這樣，他們才會跑出來，然後遠遠離開，那些讓我們感到心煩的領域。」長官所言的，正是陷阱，也是漢人口中的竹蒿鬼的計策，會把路過的人毫不客氣一把吊起，接下來只有等待死亡，或是有人伸出援手，把落入陷阱的人都救了起來——漢人非常懼怕竹蒿鬼背後的那些深山，儘管那裡面的人所說的話和住在靠

山的那些人分明都很像，但生活早就不一樣，除了對打獵的喜好。

仍有讓漢人更害怕的。

活路。

漢人因此不時冒死進入深山。「那荷蘭人的頭肯定比我們這些黑黑黃黃的，要漂亮許多。」

那漢人的男孩感覺又要故計重施。

我認得那個穿著黑色 P O L O 衫的男人，他叫做丘青海，是原本這家餐廳主人的兒子。剛認識的時候，他一臉皮膚白晳，好似那個正要往他的方向去的那個人，他們都一樣高大，五官深邃，皮膚美好得像是冰雪封入玉般油亮亮的澄透。隨著時光越來越沁入土地的顏色，如同那男孩身邊的女孩，丘青海隔壁的貝蓼燕，我也認識那女人，她當時住在前面不遠處，大約一公里左右的聚落，她的皮膚一開始也美好如海邊的貝殼，隨著日子生長，她越來越像是被煮熟的蝦子，紅紅黑黑了起來，冬天會恢復到有些黃褐色，然而夏天總是很快來到，於是她以前老黑黑黃黃的，又像極了那漢人男孩之後的模樣。也因此所有人都認為那男孩一開始就住在這座城鎮，直到憶起男孩的日本祖母，他們才會有些顧忌，故意疏遠，希望男孩有一天自行離開般，以女巫的讖語去說，以向古老神祇祝禱般，當我所信仰的上帝進入他們的生活之後，以白衣白皮膚美髯身有光芒的模樣去符應——相同的神明？男神，女神，慈愛的最終主宰者，門徒……他們想像著，他們一個個坐入有奶粉和糖果的教會，就如最初我所見識過的傳教活動，深入他們的村落，一起搗小米麻糬，一起共同體會上帝的美好，直到牧師神父因為麻糬比賽而噎死，他們所信仰的神和我的神再度分開。

那男孩說自己信奉道教。

女孩說：「妳祖母只會唸佛號。」

「你們還不是在唱佛經？」男孩問。

「不是佛經，那是牽曲。」女孩答。

「我聽起來都一樣。」男孩搖晃腦袋。「就像妳阿嬤說的，老君、太祖，聽來像是道教老子、太白星君等等的神明。」

女孩也曾經一楞，默默說起：「這就像二甲是礁吧椰港，一甲是康蓬林，大社原就是交力坪……霧霧（阿嬤）是阿嬤。」

「妳霧霧（阿嬤）……」男孩喃喃。

「我阿嬤……」女孩低頭思索。

「總而言之，我說的沒錯吧。」那男孩理直氣壯。

女孩卻久久都無法回答。

只有我在窗外看著。「錯了，我長官或許可以解釋一切。」

我也許可以阻止什麼。

「鬼會纏住你們的。」當長官對那些夏天穿籠仔衣冬天穿縵巾的他們說起。

「原來你們拜的是太上老君和祖先，那不就跟我們一樣了。」當那男孩父系所承的漢人這般說起時。

「我只是想要一塊小小的豬肉，我快餓死了。」那個在餐廳內穿籠仔衣的人當初是想這麼跟男孩說。

「西拉雅人有乞食的習慣。」
我不知道是誰這麼說的。

男孩壓根子就聽不懂，他母族所承的血緣根本不吃豬肉。

那披籠仔衣的人就要走了過去。

「殺你的人就在廁所。」我大喊。

「鬼去找你了。」我持續喊著。

「官兵來了。」

「海盜突襲了。」

我過去也做著同樣的工作，不知道應該幫誰，我聽命行事，對著熟悉的他們假意提醒，面對陌生的村落也心懷不軌的挑撥……「我究竟是從何而來？」我已經在這餐廳外聽了二十幾年，那披籠仔衣的人彷彿是漢人口中的鬼魂，還騎著一匹載著巴宰族祕訊的馬從大肚王城的方向行來——壞巫婆墮落而成的番婆鬼即將入侵。

「他們是死的，還是活的？」我歪著腦袋不知道該在地圖上如何繪製所謂的番婆鬼。

「他們叫薩摩亞。」長官說著。

「是煞魔仔，從山上來的。」某些漢人說完，那大肚王城驟然往山上的方向開始後退。

我則學著各個種族的口音。「散毛仔。」

還有許許多多的稱謂，番埔鬼。

最後都墮落成魔神仔。

是人還是鬼？

「他們總有一天會消失。」長官披頭散髮剛洗完澡走了出來，全身散著紅毛如夜裡的一團篝火，感覺頓時鬼氣逼人。

長官還以歐洲巫婆奸笑的方式說道：「不是消失，也會退到山裡面去，到時候就阻礙不了我的事，呵呵，呵呵。」

一六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社原住民部落集聚新港舉行盛大會議。我的長官證言：「我們和他們一同折斷一小段稻草，象徵在我們之中有著共同誓約。」

絕不能再一次，我決定進入餐廳去阻止籠仔衣人受害。

驟然一陣如海上飄來的大霧，搖搖晃晃的地面，我仿若又回到了海上，在睽違多年，我由期盼到失落再無希望，每日以餐廳的地圖繪製工作為生活重心，這區域就是我的第二個家一般……難道祈禱終於被天使聽見那是一艘船，我正在船上，浪不是很大，船身擊破海面的時候不需要花費太多功夫，還算是平穩，我渴望曾經習以為常當作是踩踏陸地般的甲板，我感覺自己真走上去了，搖搖晃晃走著，卻一陣不適襲擊我頭部，背部一緊，胃翻騰在我一身冷汗直下，我竟然暈船。

07 文書的故事

我像是聽見了什麼，從耳機裡。

沒幾秒鐘，我便訝異看著貝蓼燕。「妳為什麼突然對我說這些故事，妳想證明什麼，妳真的是貝蓼燕？」

「我不需要證明什麼。」貝蓼燕把紙袋裡的狐狸毛交給我。

我口袋裡的東西直發出聲響。「是不是現在？」

本能回覆：「再等一下，over。」

「你要抓我？」貝蓼燕看起來比我還吃驚。

「妳是共犯？」我問。

「我說了什麼？」貝蓼燕反問。

我腦袋真像搭上了船，就這麼瞬間搖晃了起來。

貝蓼燕剛才敘述的故事如下：

他們當時都在船上，遠遠望去，應該是福船般的大型阿滿（船），一邊駛著一邊徘徊，像是前進又像是在後退，或靜或動，直是在海裡漂盪一連好幾個月。

「真像滿天烏鴉盤旋不去的古怪景象。」霧霧（阿嬤）說。

不懷好意的法波蘭一族的長老走了過來。「還不是跟你們當初一樣。」

「少說廢話。村口死了一個人，你們知道吧。」擔任伊尼卜斯（女巫）的霧霧（阿嬤）說。

「大家不就是為了這件事才聚在一塊。」法波蘭長老說。

躲在長屋外的小男孩脫口而出。「要不然，誰想聽你們『豬』族說話。」

頓時，長屋內會議的劍拔弩張氣氛，一觸擊發。

感覺貝蓼燕根本沒有開口，我的嘴一直開開闔闔。

「你到底想說什麼？」貝蓼燕問。

「我……」遲疑，把目光透過窗戶往海的方向投射過去。「我阿祖一直在這裡說話。」

「對誰說話？」我不確定是不是貝蓼燕正在問我。

有問必答的職業病又犯，我說道：「對我。」

「不是你阿嬤在跟你說話？」對方又傳來疑問的語氣。

「用日語？」我猶豫了起來，就如明明不喜歡竹林那種地方，我仍是跟著貝蓼燕走了進去。「我怕……」「我知道裡面有什麼。」「我 s o b o（祖母，日文謙稱）站在那裡也看海的方向。」

「是霧霧（阿嬤）。」那聲音又說起。

「是 b o e s i m i（阿嬤，法波蘭語）。」我答。

「你在說什麼？」

我覺得這聲音就像貝蓼燕的。

「得一個人說一個故事。」我說。

「死者為女性，是一名事業相當成功的室內設計師。死因研判，應該是剛搬新家，半夜迷迷糊糊的走錯動線，才會失足從陽台墜下。」

「這不是故事，是上星期的案子，同樣墜下……」我咕噥著。

「貝蓼燕撿走了何蘭茵身邊的東西，你去查查看。」長官命令。

「是藍姓男室內設計師的筆記本。」我說。

「總而言之，這兩起事件一定有什麼關聯。」

我又聽見長官的聲音。

「貝蓼燕一再經過墜樓現場。」

有人推了我一把，讓我豆大的汗珠應聲掉落在，我以為的木板，是茅草上面，我扶著竹子所做的櫃子，看著上面像是稻草還是小麥草、蘭草抑或黃麻所編成的盤子狀容器，我的汗水就那麼沾附在上頭，慢慢成為棕色縫隙裡的不見日陰影或是那早已乾掉白黃色容器裡的曾經水滴。

「你得玩遊戲。」貝蓼燕站在我面前說道。

「荷蘭人快來了。」有另一個聲音說起。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太多聲音開始迴繞。

「可以是另一種選擇，只要跟我們合作。」

「我族不需要漢人的幫助，你們跟荷蘭人是一夥的。」

「起碼我們長得比較相像。」

「要不要合作？」

我眼睛一閉，卻看見我查某阿祖怒目瞪起貝蓼燕的霧霧（阿嬤）。

「卜卦吧。」

「用鳥占。」

「全是海伯的問題。」

「荷蘭人死了，他們也會要我們陪葬的，如果不快點解決。」

我覺得貝蓼燕的霧霧（阿嬤）正在威脅我的查某阿祖，幾個漢人以女婿的身分加入會議。

「他們需要什麼？」我查某阿祖問。

「妳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貝蓼燕的阿嬤回答。

轉眼，我卻看見我查某阿祖和貝蓼燕的阿嬤一直在這餐廳外的紅磚小房間裡泡茶，就像那裡是隔開的另一個灶腳，而男人們全聚集在早就變成餐廳座位區的大廳，他們都在那談論荷蘭人的事情。

「他們想要鹿皮。」

「不能給他們更多。」

「先給他們小樹和活豬。」

「我族沒有意見，只要不是鹿皮。」

「想不到面對自己的同類，竟然如此絕情。要不是我們的獵場先開發，我們也不會來這裡找你們豬族合作。」

「你們這些戰敗者，說什麼！」

現場的氣氛相當緊張，我看見我查埔阿祖在一旁竊笑。

「我們只想要和平，而不是戰敗。」

「你們已經失去尪姨，荷蘭人把你們的神都放逐到諸羅山，都進入我族的範圍了。哈，你們連能跟神溝通的巫都保護不了，你們的神再也無法聽你們祝禱，你們換再多次的海水都沒有人可以控制住那些『向』（遊魂）。」

「別吵了。」

我看見有一個混血的荷蘭人站在人群其中。

「番婆鬼。」

「誰罵我們的尪姨是番婆鬼！」

「我們中部的山區會不平靜，都是因為你們南部的女巫！」

「壞的法術都施在貓的身上了……」

「我族遇見你們西拉雅，真是壞海伯（壞運）！」

「到底要不要討論？」

我看見我的查埔阿祖發話。

「你說什麼你！你們漢人都被法波蘭殺光了，沒死的還趕到我們的地盤上，要不是我們寬大，你們早就被法波蘭都害死啦。」

「不准說我族是豬。」

「荷蘭人都這麼叫你們，有種去找荷蘭人戰鬥。」

「你們目加留灣、蕭壠、新港……麻豆的，根本就是站在荷蘭人那一邊，有什麼資格在這裡主持會議。」

「因為有人死在我們和你們的區域內，腳在你們的土地上，頭在我們這邊，這下如何是好？」

像是我查某阿祖的聲音，又像是貝蓼燕的阿嬤，她們或許起身在後屋對前廳的男人們喊話。

像是「小聲一點，孩子們剛睡著」那種話。

耳朵卻清清楚楚聽到。

「《熱蘭遮城日誌》中載明，荷蘭人俘虜法波蘭長老，還放火燒毀法波蘭村莊。」

我看見貝蓼燕莫名狠狠瞪著我。

她的嘴開開闔闔說著：「海伯……」

我驚愕望著貝蓼燕。

一如過去童年，那是第一次也應該是唯一一次玩起貝蓼燕方才口中所說的遊戲的時，她的眼睛就像被番婆鬼施了法的貓，散著綠光看著我。「你是玩，還是

不玩？」

「妳要帶我去哪裡？」我問著被貓眼附身般的貝蓼燕。

「這裡是有人設下的結界，既然你都自投羅網了，還是陪我玩吧。」那對綠眼睛說著。

聲音不似貝蓼燕，較為低沉，混合著貓狗牛馬高音低音等複雜人聲……感覺那時的貝蓼燕成了木偶，有很多人在背後操縱起她，也就是同時有許多位木偶師在跟我說話般，他們說一樣的話，他們合音，他們也聽起來相當分歧，在每一個字的用法——玩，還是 *chhit - tho*，遊ぶ，*speel*……我只能回答：「阮不愛惹逃（玩）。」

「由不得你。」

彷彿聽見了那樣的句子。

「你必須負責誘騙。」「用活豬。」「用和平的協議。」「再去剖人溪，用著金獅島上的辦法，只要讓他們進入我們的城。」「他們會離開他們的城堡。」「用火攻。」「弓箭那種東西有時候比火槍適合。」「只要你們的姪姨能在諸羅山想想辦法。」

「她們偷了牛……」有混血荷蘭人說起。

「你到底站在哪一邊？」有人問。

「我母親在這，我就是這兒的人。」那混血荷蘭人回答。

「她們是被騙去龍骨車那邊的。」

「是牛車，她們跟海盜交易。」

「沒有那回事。她們只是被迫要帶著神明搬家。」

「神不在我們看得見的這世界。」

「她們得拿走向。」

「是考古重要證據，我就說是因為龍骨。」

「這島上沒有恐龍化石。」一個人眼睛睜得老大。

我當初在竹林目睹了一切。

「你要做荷蘭人，還是當漢人，法波蘭，或是西拉雅？」貓眼控制住貝蓼燕而後問道。

「我叫做丘青海。」我回答。

「這個女孩是西拉雅，我想你就當法波蘭。」貓眼說著。

「那誰當荷蘭人，誰又是漢人？」我問。

「沒關係，這竹林的所有旁觀者就是漢人。所以，讓我們一起去殺荷蘭人吧。」貓眼的綠光越來越亮。

「等等。」我阻止貓眼把貝蓼燕帶走。「現在，早就沒有荷蘭人了。」

「會有的，只要跟著我走。」貓眼那沒有形體的東西曾拖著貝蓼燕幼年的小小身軀轉身，還回頭望了我一眼，示意我趕快跟上。

「你是玩，還是不玩？」此時此刻的貝蓼燕又像是被貓眼附身般。

「你是被名利附身了，是嗎？」我問。

「總是要把遊戲玩到最後。」貝蓼燕像隻貓般聳起背部，雙手支撐在竹櫃上。我搖頭，還伸手去搖晃貝蓼燕。「我早就用我族的最英勇的神祇所賜的露水，殺死那竹林裡最後一隻貓眼了。」

「那最後的荷蘭人還在那裡。」貝蓼燕說。

「無論牠是番婆鬼所控制的貓，還是被竹林裡的荷蘭土匪、清朝貪官、日兵

攻台所因此犧牲的各式各樣靈魂所操縱的貓，我都不怕，玄天上帝、關聖帝君、王爺都會出面處理，祂們的乩身會斬妖除魔，他們的信徒舉起火把，連夜將竹林裡的一切都砍殺殆盡，真有鬼的淒厲聲，還有人真看見血，在我們阿爸阿母還未出世的年代，在荊竹開始都成為地名的那段歲月。有神鬼大戰了好幾次好多年，不只是我們居住的村莊，就連隔壁村莊都來借，儘管老是發生借了不還的事件，在那些沙地的殘餘，就是好多族過去的聚落領域，他們是想要成為神明的信徒，還是依舊是拜壺的民族，然而最終都是那些木偶神明勝利。看那些藏污納垢的竹林，和那些鬼魂聚集的幽暗之地，現在是豪宅透天一片，是三角公園和紀念碑的所在，是大馬路裡的一小角，我們是如此放心走在如今乾淨光明還亮晶晶的柏油路上，不再擔心貓眼還是番婆鬼甚至是魔神仔的威脅。還記得嗎？我們最後看見的貓眼是附在一個小男孩身上，他發生意外的土角厝，後來變成預售屋的廣告小屋，如今是大馬路的分隔島，男孩是怎麼被撞飛在那屋厝旁，早已沒有人知道。」我試圖喚醒貝蓼燕的記憶。

可惜，貝蓼燕完全沒有自己，她只是重複問我說：「你是玩，還是不玩？」

我心生一計。「玩，拿妳身上的東西做交換。」

貝蓼燕毫無意識地舉起紙袋裡的狐狸毛。「這個。」

「難道，妳是因為狐狸毛，才推何蘭茵下樓的嗎？」我旁敲側擊。

「這遊戲的目的就是在殺人。」貝蓼燕說。

「那麼藍姓設計師的筆記本。」我說。

「只能是鹿皮。」貝蓼燕說。

「妳不是貓眼，妳也不是貝蓼燕，她死了嗎？」我怔怔望著應該不是貝蓼燕的女子。

「還是得回去，那貓眼抓小孩去給番婆鬼交差的森林溪流，就在淤積一窪一窪小池塘那邊。」貝蓼燕感覺是吊著眼睛在說話。

感覺眼前的女子，可能還是貝蓼燕，我猶豫了。「需要吃糞便嗎？」

「需要。」

「不需要。」

兩個截然不同的聲音說起。

「看來薩摩亞的世界裡，已經沒有吃到飽的遊戲。」我反應。

「本來就不是為了要讓人迷路，也不是要請人吃土產大餐。」貝蓼燕的身體開始有無數白白物質飄動了出來。

「殺了他，你答應為我主持公道的，海伯你不要說話不算話。」像水流動的聲音說著。

「那是豬族欠我們的，這人身上有豬味。」帶點歐洲腔調的語氣說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終於聽出來最後一個是貝蓼燕真正的聲音。

「貝蓼燕，妳醒一醒。」我趕緊伸手去觸碰貝蓼燕。

「我什麼都不知道，是真的，放過我吧。」貝蓼燕大叫。

「我知道妳沒有殺死何蘭茵和藍姓設計師，對吧。」我堅定地看著貝蓼燕的眼睛。

貝蓼燕眼底綠光緩緩消散。「有東西在狐狸毛中。」

我趕緊打開紙袋拿出狐狸毛。

「那上面是漢人獵人試圖毀滅我族獵場的證據。」

「原來，他們也跟那些紅毛仔交易。」

「海盜真的來了，上面有入港的時間表。」

「他們想做什麼？」

「倉庫被一把火燒了，是幾百座的倉庫在一夜之間。」

「你們的神都逃走了，要枉姨還有何用。」

我耳際有太多人在同時說話。

「唯一的用途，就是讓她們成為鬼，成為漢人最怕的鬼。」

「荷蘭人的一石二鳥計畫？」

「原本只有我們想獨占這筆生意，那些紅毛仔和番仔真令我們感到頭痛。」

「我們的敵人只有想侵占我們獵場的西拉雅。」

「不准我們北上的法波蘭，完全讓我們失去防禦的優勢。」

「煞魔仔是那時出現的，你怕嗎？」

「是你說的？」

「我族說的？」

「不是荷蘭人他們說的嗎？」

就在我感到頭上猶如有緊箍咒控制，一緊一鬆一緊一鬆地感到身體都不是自己的，我彷彿看見了小時候自己做的弓箭玩具。

貝蓼燕把她從土地公廟求來的神水滴在我的弓箭上。「這樣你就不會害怕巫婆的爪牙，那可怕的貓眼了。」

「妳不是巫嗎？妳也會害怕？」我當時歪著腦袋問。

「割掉他們的腦袋，他們才會畏懼。」

「削去頭髮當代表就好。」

「議和的時間到來，快抽出線頭吃掉吧。」

誰還笑著。

我的頭頓時又痛了起來，只好舉起，那感覺手中真有弓箭。

「海伯，別讓他又殺我一次，我求祢了啊！」

是警車的聲音，和廣播聲響此起彼落，但我聽得不是很清楚。

貝蓼燕卻拉著我的手開始逃跑。「絕對不是意外。」

「妳究竟想告訴我什麼？妳是貝蓼燕嗎？究竟是誰殺了何蘭茵？」我莫名倉皇邁開大步像是在竹林裡奔跑。

「別說了，我撿起來了。」貝蓼燕答。

「妳究竟撿到什麼？」我問。

「就在離我阿嬤遺體兩公尺遠的地方，那是一本古老的筆記本——掉落時，翻開的那頁，記載著快四百年前法波蘭和西拉雅的聚會會議。」貝蓼燕答。

「妳阿嬤也是墜樓身亡？」我驀地停下腳步，恐懼地看著貝蓼燕。

「絕對不是你害的，我們都知道。」貝蓼燕回答。

「也不是妳害的……」我心虛回應。

「是壞海伯纏上你們。」有聲音說起。

「藍姓設計師身旁的證物，只是我的書，是我借給他看的，我怕被警方誤會，所以才會偷偷摸摸去拿回家。」貝蓼燕說完，風聲突然大驟。

「藍姓設計師是何蘭茵的正牌男友對吧。」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兩起都是意外。」

「那絕對不是意外，就連我阿嬤的死——」貝蓼燕的聲音改變，變得像海濤般。「這遊戲就是要有人死。」

「那是什麼遊戲？」我大吼。「現在是在猜謎嗎？你是守門人，守在哪裡？守城的？斯芬克斯？我可從來都沒有想通往哪裡。」

「這遊戲得有人死。」貝蓼燕體內發出來的聲音重複說著。

「我不喜歡玩遊戲。」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聽著，我真的很討厭遊戲。管你是什麼遊戲。是戰爭嗎？是瘟疫？是侵略？是復仇？是莫名殺戮？拜託，你知道這世界每天都有多少人失去生命嗎？我討厭這種得有人死的遊戲。」

「其實，早就死光了。」有白霧發出聲音。

「無論是哪一種人，好像都不存在了。」另一團白霧說起。

「只剩下，還躲藏的那些，因為不知年歲。」

最後一個聲音異於貝蓼燕的，特別讓我感到熟悉。「請問你是？」

竹林裡傳來喵喵幾聲。「我是死去的那一個。那女孩是被混淆同化附身的那一個。只剩下始作俑者。」

「我嗎？」我莫名指了自己。

像是貝蓼燕的女子，那身影緩緩走過來拍拍我。我驀然想哭，在那沉重的掌心裡，我感知到那拍下的力道遙遠沉重的，很像是我阿嬤離鄉背井的眼神，我查某阿祖一輩子把自己藏在後屋不敢走到前廳的神情，貝蓼燕的阿嬤因為被阿公罵「死番婆」五十幾年後，最終還是想不開提早結束生命。

「那市中心原本有小山的。」

「有高聳的土丘。」

「土石流原來是這個模樣，我是二十幾年前離開山……」

「海伯，你收回斬妖除魔露水之後，是不是能放我自由了？」是貝蓼燕的聲音。

還有些聲音越來越遠。

「海伯，你有露水了，是不是可以引我過竹橋，讓我上天堂？」

「這古老的房子終於在颱風來襲時，坍塌了困住我的前廳。真好，我不再用這裡繼續畫地圖。至於那場討論擊退荷蘭人的會議，群情越來越激憤，有人被毆死在現場，成為那次荷蘭征伐計畫的第一個受害者。」

望著我曾經丟失的。

住在餐廳對面老舊旅社兩三天，我始終看著颱風夜有輛卡車打滑撞進我一直不敢深入的老家。真正的殘餘是手裡拿著的那貝蓼燕阿嬤的筆記本，裡面寫著她阿嬤的家是如何一點一滴不見，她們生長的土地又是如何離開她們家族的手中，山上水源被截斷之後，她們又是如何被迫賣地……「我阿嬤說你族也是幫兇。」貝蓼燕把筆記本交給我時，只說了這句話。

上一秒，手機傳來長官關切。「不能證明她就是兇手嗎？」

她？她是我的貝蓼燕？她是貝蓼燕的貝蓼燕？她是何蘭茵的貝蓼燕？她是……不管她是誰，我絕對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因為在上位者的陰謀。

「他比那個荷蘭籍的地圖繪製者有勇氣多了。」

「他比那個被誤認為是番婆鬼的倒楣路人來得幸運多了。」

「但是我們都死了，而且死好幾千年，好幾百年，好幾十年了。」

「我其實都知道。」我對著空氣說。

證據就在貝蓼燕家最一開始的祖厝，我家那後來換到的土地，就在那餐廳廁所走道盡頭被隔絕的那間密室，我把我看得見的海伯、向（遊魂），以及祭司法力殘餘的那些貓貓狗狗，藉由貝蓼燕阿嬤房裡的古老筆記本上的方法，全都抓進那房間，然後鎖上許多道鎖，直到某年颱風把屋瓦吹開。

我一直不敢聯絡貝蓼燕。

「就算是好幾百年前的恩怨，但你要怎麼樣對得起我孫女？」貝蓼燕的霧霧（阿嬤）在被逼死之前說過。

「你是不是愛不到貝蓼燕，所以因愛生恨，她阿嬤才會……」我阿母也懷疑過我。

貝蓼燕就是那時開始改變，我聽說了。

畏懼，是我近十年不敢靠近某處的真正原因。

也就此學會，我開始撒一個謊。「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平埔族的血統……我究竟是哪一族？」從此，我成為了另一個人，和魔神仔一樣，有魂無魄，或者有魄無魂。